



3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傳卷第十一 范華 後漢書二十一

唐章懷太子賢注

任光子隗 李忠

萬脩 邳彤

劉道 耿純

任光字伯卿南陽宛人也少忠厚為鄉里所愛初

為鄉耆夫郡縣吏續漢志曰三若游微郡所署也秋百石厚一

為役先後知人貧富為賦多少漢兵至宛軍人見光冠服鮮明令解衣

將殺而奪之會光祿勳劉賜適至視光容貌長者

古史卷第十一

任光

乃救全之光因率黨與徙賜為安集掾拜偏將軍
與世祖破王尋王邑更始至洛陽以光為信都太
守及王郎起郡國皆降之光獨不肯遂與都尉李
忠令萬脩信都令也功曹沆沆五官掾郭唐等續漢志曰五官掾堂
署諸同心固守廷掾持王郎檄東趙記扶柳縣廷掾詣府白光
光斬之於市以徇百姓發精兵四千人城守更始
二年春世祖自薊還狼狽不知所向傳聞信都獨
為漢拒邯鄲即馳赴之光等孤城獨守恐不能全
守無援聞世祖至大喜吏民皆稱萬歲即時開門
世祖入傳舍謂光曰

卿今執力虛弱欲俱入城頭子路力子都兵中何
如邪光曰不可世祖曰卿兵少如可光曰何募發
奔命出攻傍縣若不降者恣聽掠之人貪財物則
兵可招而致也世祖從之拜光為左大將軍封武
成侯留南陽宗廣領信都太守事使光將兵從光
乃多作檄文曰大司馬劉公將城頭子路力子都
兵百萬眾從東方來擊諸反虜遣騎馳至鉅鹿界
中吏民得檄傳相告語世祖遂與光等投暮入堂
陽界投王也堂陽今冀州縣也使騎各持炬火彌滿澤中光炎燭
天地舉城莫不震驚惶怖其夜即降旬日之間兵

眾大盛因攻城邑遂屠邯鄲延遣光歸鄆城頭子
路者東平人姓爰名曾字子路與肥城劉詡起兵
盧城頭盧縣名屬太山郡今齊州縣故號其兵為城頭子路曾自
稱都從事詡稱校三老寇掠河濟間眾至二十餘
萬更始立曾遣使降拜曾東萊郡太守於萊詡濟
南太守皆行大將軍事是歲曾為其將所殺眾推
詡為主更始封詡助國侯令罷兵歸本部力子都
者東海人也起兵鄉里鈔擊徐兗界眾有六七萬
更始立遣使降拜子都徐州牧為其部曲所殺餘
眾復相聚與諸賊會於檀鄉今兗州瑕丘縣東北有檀鄉因號為

檀鄉渠帥董次仲始起在

在平昌縣城在今博州

武元世祖入洛陽遣太司馬武元世祖合眾十餘萬

年春大破降之是歲更封光阿陵侯阿陵縣名屬潯陽郡也食邑

萬戶五年徵詣京師奉朝請其冬卒子隗嗣後既

况為南陽太守郭唐至河南尹皆有能名

隗字仲和少好黃老清靜寡欲所得奉秩常以賑

卹宗族收養孤寡顯宗聞之擢奉朝請遷羽林左

監續漢志曰羽林有左右監八名六百石左右羽林騎虎賁中郎將又遷長水校

尉肅宗即位雅相敬愛數稱其行以為將作大匠

前書曰將作少府秦官也景帝更名將作大匠秩二千石將作大匠自建武以來常

謁者兼之至魏迺置真焉建初五年遷太僕八年

代廣固為光祿勳所歷皆有稱章和元年拜司空

魏義行內脩不求名譽而以沈正見重於世和帝

即位大將軍竇憲秉權專作威福內外朝臣莫不

震懾時憲擊匈奴國用勞費魏奏議徵憲還前後

十上獨與司徒袁安同心畢力持重處正鯁言直

議無所回隱持重謂守正也魏議不後回邪也語在袁安傳永元

四年薨子屯嗣帝追思魏忠擢屯為步兵校尉徙

封西陽侯西陽縣名屬山陽郡也屯卒子勝嗣東觀漢記曰勝卒

子世嗣徙封北鄉侯北鄉縣名屬齊郡

李忠字仲都東萊黃人也黃今萊州縣也父為高密都

尉臣賢案東觀記續漢書並云中尉又郡國志高密侯百官志皇太子尉每國傳相各一人中尉一人比二千石職如郡都尉主盡賊高密非郡為都忠元始中以父任為郎署中數十人而忠獨

以好禮修整攝王莽時為新博屬長王莽改信海國曰新博都尉曰屬長

郡中咸敬信之更始立使使者行郡國即拜忠

都尉宦忠遂與任光同奉世祖以為右大將軍封

武固侯時世祖自解所佩綬以帶忠東觀記曰上初至不脫衣帶衣服

尋使忠解綬長帶忠更作新

因從攻下屬縣至苦陞苦陞縣名屬中

世祖會諸將問所得財物唯

隨世祖之今定州唐昌縣是也

山國章帝改曰漢昌自此已後

忠獨無所掠世祖曰我欲特賜李忠諸卿得無望乎
以所乘大驪馬及繡被衣物賜之馬色黑而青曰驪進
園年鹿未下王郎遣將功信都信都大姓馬寔等
開城內之收太守宗廣及忠安妻而令親屬詔呼
忠時寵躬從忠為校尉忠即時召見責數以背恩
反城因格殺之諸將皆譴曰家屬在手中殺其
第何猛也忠曰若縱賊不誅則二心也世祖聞而
美之謂忠曰今吾兵已成矣將軍可歸救老母妻
子宜自募吏民能得家屬者賜錢千萬來從我取
曰蒙明公大恩思得効命誠不敢內顧宗親也

祖延使任光將兵救信都光兵於道散降三良無
功而還會更始遣將攻破信都忠家屬得全世祖
因使忠還行太守事收郡中大姓附邯鄲者誅殺
數百人及任光歸郡忠延還復都尉建武二年更
封中水侯中水縣屬承郡前書音義曰此縣在兩河之間故曰中水故城在今瀛州樂壽縣西北食邑

三千戶其年徵拜五官中郎將從平龐萌董憲等
六年遷丹陽太守是時海內新定南方海濱江淮
多擁兵據土忠到郡招懷降附其不服者悉誅之
旬月皆平忠以丹陽越俗不好學嫁娶禮儀衰於
中國乃為起學校習禮容春秋鄉飲校亦學也禮記曰鄉飲酒之義主人

拜迎賓於庠門之外三揖而後至階三讓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六十若
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合諸卿射教之鄉飲酒之禮而
孝悌之行立鄭玄注曰春秋以禮會民於州序也

選用明經郡中向慕之銀田增
多三歲間流民占著者五萬餘口著音直略反十四年三

公奏課為天下第一遷豫章太守病去官東魏記曰病去官

徵詣京師十九年卒子威嗣威卒子純嗣永平九

年坐毋殺純叔父國除東魏記曰永平三年坐純毋殺叔父永初七年

鄧太后復封純琴亭侯純卒子廣嗣

萬脩字君游扶風茂陵人也更始時為信都令與

太守任光都尉李忠共城守迎世祖拜為偏將軍

造義侯及破邯鄲拜右將軍從平河北建武二

年更封槐里侯與楊化將軍堅鐔俱擊南陽

而病卒子軍子普嗣徙封汝氏侯汝氏縣名屬二黨縣西有汝谷水故以為

也今澤州高平縣也汝音工玄反普卒子親嗣徙封扶柳侯扶柳縣名故城在冷

真州信都縣西親卒無子國除永初七年鄧太后紹封脩

曾孫豐為曲平亭侯豐卒子熾嗣永建元年熾卒

無子國除延熹二年和帝紹封脩玄孫恭為所德

亭侯

邳彤字偉君信都人也父吉為遼西太守彤初為

三莽和成卒正東魏記曰王莽分鉅鹿為和成郡居下曲陽以彤為卒正也世祖徇河

北至下曲陽彤舉城降復以為太守留止數日世

祖北至剡會王郎兵起使其將徇地所到縣莫不奉迎唯和成信都堅守不下彤聞世祖從剡還失軍欲至信都乃先使五官掾張萬督郵尹綏選精騎二千餘匹緣路迎世祖軍彤尋與世祖會信都世祖雖得二郡之助而兵衆未合議者多言可因信都兵自送西還長安彤廷對曰議者之言皆非也吏民歌吟思漢久矣故更始舉尊號而天下嚮應三輔潰宮除道以迎之一夫荷戟大呼則千里之將無不捐城遁逃虜伏請降自古以來亦未有感物動民其如此者也又卜若王郎假名因執驅

字烏合之衆遂震燕趙之地況明公奮二郡之兵揚嚮應之威以攻則何城不克以戰則何軍不服今釋此而歸豈徒望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塗頓或重非計之得者也若明公無復征伐之意則雖信都之兵猶難會也何者明公旣西則邯鄲城民不肯捐父母背城主而千里送公其離散亡逃可必也世祖善其言而止即日拜彤爲後大將軍和成太守如故使將兵居前比至堂陽堂陽已反屬王郎彤使張萬尹綏先曉譬吏民世祖夜至即開門出迎引兵擊破白奢賊於中山自此常從戰攻

信都復反為王郎郎所置信都王捕繫彤父弟及
妾子使為寺書呼彤曰降者封爵不降族滅彤為泣
報曰事君者不得顧家彤親屬所以至今得安於
信都者劉公之恩也公方爭國事彤不得復念私
也會更始所遣將攻拔信都郎兵敗走彤家屬得
免及拔邯鄲封武義侯建武元年更封靈壽侯
縣名故城在今相州靈壽縣西北行大司空事帝入洛陽拜彤太常
月餘日轉少府是年免復為左曹侍中
前書曰侍中在左右曹入
常從征伐六年就國彤卒子場嗣九年德
美陵侯
樂陵縣名屬平原郡故城在今滄州樂陵縣東也十九年湯卒子其嗣

史闕名也無子國除元初元年鄧太后詔封彤孫普為

平亭侯普卒子柴嗣初張萬尹綏與彤俱迎世祖
皆拜偏將軍亦從征伐萬封重平侯綏封平臺侯

重平縣名屬渤海郡故城在今安德縣西北巨野縣平臺縣屬常山郡諸本多云平壹若誤也

論曰凡言成事者以功著易顯謀幾初者以理隱

難昭幾者事之先見者也斯固原情比迹所宜推察者也若延

議者欲因二郡之衆建入關之策委成業臨下測

而世主未悟謀夫景同邛彤之廷對其為幾乎語

曰一言可以興邦論語曰魯定公謂孔子之言斯近之矣

劉植字伯先鉅鹿昌城人也王郎起植與弟喜從

兄歆

東觀記曰喜作嘉字
共仲歆字細君也

率宗族賓客聚兵數千人

昌城聞世祖從蒯遂延開門迎世祖以植為驍騎

將軍喜歆偏將軍皆為列侯時真定王劉揚起兵

以附王郎眾十餘萬世祖遣植說揚揚延降世祖

因留真定納郭后后即揚之甥也故以此結之

與揚及諸將置酒郭氏漆里舍漆國即郭后所居之里名也揚擊

筑為歡因得進兵拔邯鄲從平河北建武二年更

封植為昌城侯討密縣賊戰歿子向嗣帝使喜代

將植營復為驍騎將軍封觀津侯觀津縣名故城在今德州修縣西北

喜卒復以歆為驍騎將軍封浮陽侯浮陽縣名屬勃海郡在浮水之陽

倉清喜歆從征伐皆傳國于後乃徙封東武陽侯

東武陽縣屬東郡在武水之陽故城在今魏州華陽南李于述嗣光平十五年坐與

楚王英謀反國除

耿純字伯山鉅鹿宋子人也父文為王莽濟平尹

莽改定陶國曰濟平也純學於長安因除為納言士王莽法右置納言之官即尚書

也每官皆置士王莽敗更始立使舞陰王李軼降諸郡

國純父文降還為濟南太守時李軼兄弟用事專

制方面賓客游說者其眾純連求謁不得通久之

適得見因說軼曰大王以龍虎之姿遭風雲之時

遭遇也易曰雲從龍風從虎奮迅起期月之間兄弟稱王

反期而德信不聞於士民功勞未施於百姓寵祿

暴興此智者之所忌也前書陳嬰母謂嬰曰暴得富貴者不祥也故云智者之所忌也

兢自危猶懼不終而況沛然自足可以成功者乎

公羊傳曰力沛然若有餘何休注曰沛有餘優說兒軼奇之且以其鉅鹿大姓延

承制拜為騎都尉授以節令安集趙魏會世祖度

河至邯鄲純即謁見世祖深接之純退見官屬將

兵法度不與它將同遂求自結納獻馬及練帛數

百匹世祖北至中山留純邯鄲會王郎反東觀記曰王郎軍

號欲收純純持節與從吏夜逃出城柱節道中語行者車馬得數十強歸宗子與從兄訢宿植俱請上所在軍中言王郎所反之狀世祖

前東南馳純與從昆弟訢宿植共率宗族高

二千餘人續漢書曰皆衣練擔榆絲衣也老病者皆載水自隨奉

育左傳曰又如是而嫁將就木焉木謂棺也老病者死於故載以從軍有縣名故城在冀州拜純為前將軍

封耿鄉侯肅元注水經曰郎水北有耿鄉光武封耿鄉為侯國訢宿

植皆備將軍使與純居前降宗子從攻下曲陽及

中山是時郡國多降邯鄲者純恐宗家懷異心延

使訢宿歸燒其廬舍世祖問純故對曰竊見明公

單車臨河北非有府藏之蓄重賞甘餌可以聚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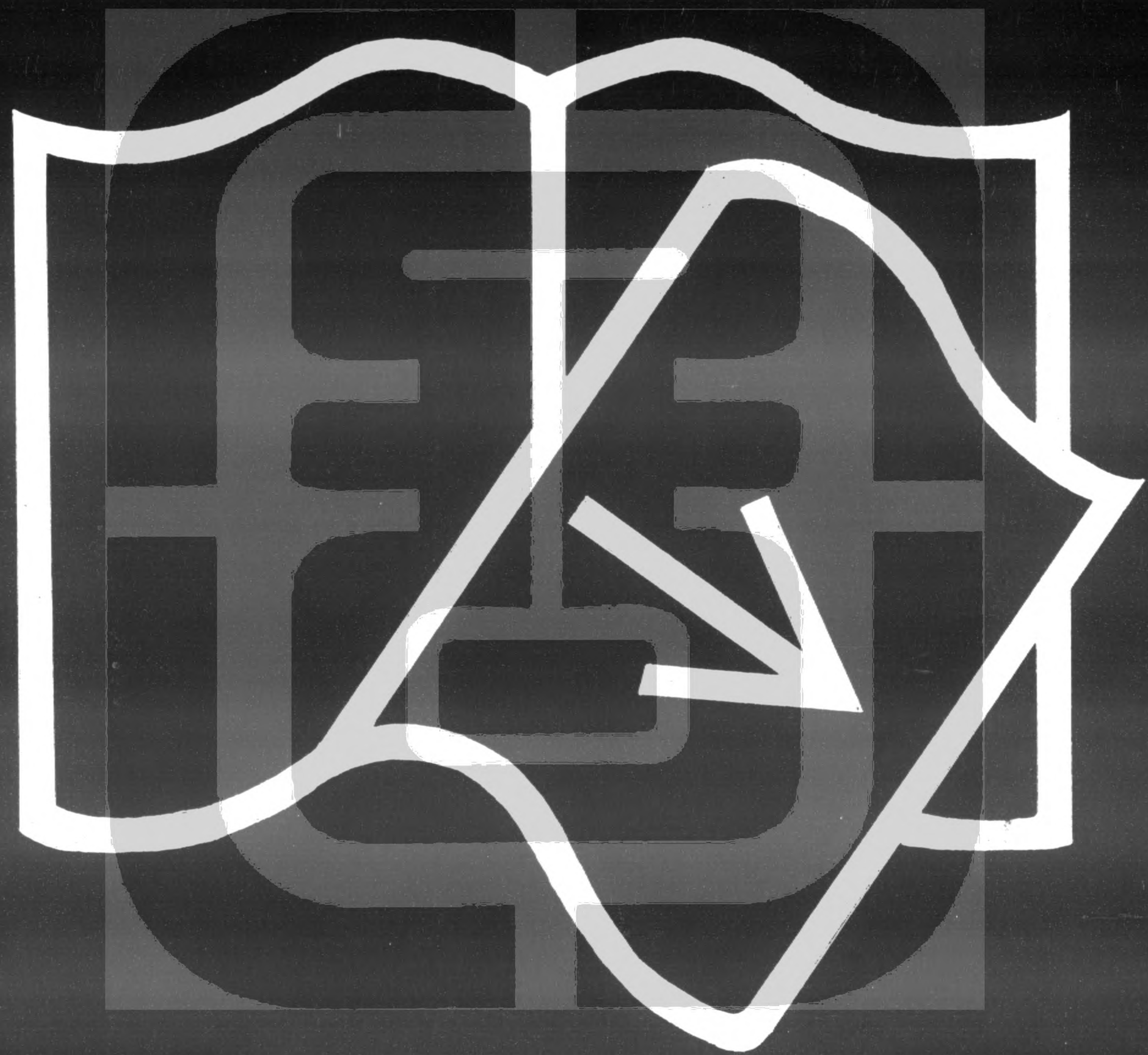
者也黃石公記曰芳餌之下必有懸魚重賞之下必有死夫易曰何以聚人曰財故純引之徒以恩德懷

之是故士衆樂附邯鄲自立北州疑惑純雖舉

族歸命老弱在行猶恐宗人賓客半有不同心者



P10以后録



P₁

故燔燒屋室絕其反顧之望世祖歎息及至鄆世
祖止傳舍鄆大姓蘇公反城開門內王郎將李愼
純先覺知將兵逆與惲戰大破斬之從平邯鄲又
破銅馬時赤眉青犢上江大彤鐵脛五倍十餘萬
衆並在射犬世祖引兵將擊之純軍在前去衆營
數里賊忽夜攻純雨射營中矢下如雨也士多死傷純數
部曲堅守不動選敢死二千人俱持彊弩各傳三
矢使銜枚間行傳著繞出賊後齊聲呼譟彊弩並
發賊衆驚走追擊遂破之馳騎白世祖世祖明旦
諸將俱至營勞純曰昨夜困乎純曰賴明公戒

軍祭遵與戰於東陽大破之東陽縣名在南陽臨陣斬成延

岑敗走歸豐祐收得印綬九十七東觀記曰收得所盜進

擊黃郵降之賜祐黃金三十斤四年率破姦將軍

侯進輔成將軍耿植代征南大將軍冬彭圍秦豐

於叅立破其將張康於秦陽斬之帝自至叅立使

御史中丞李由持璽書招豐豐出惡言不肯降車

駕引還勅祐方略祐盡力攻之明年夏城中窮困

豐乃將其女妻子九人肉袒降祐轎車傳豐送洛

陽斬之大司馬吳漢劾奏祐廢詔受降違將帥之

任帝不加罪祐還與騎都尉臧宮會擊延岑餘黨

陰鄭筑陽三縣賊悉平之祐為人質直尚儒學將
兵率眾多受降以克定城邑為本不存首級之功
又禁制士卒不得虜掠百姓軍人樂放縱多以此
怨之九年屯南行唐拒匈奴行唐今恒州也十三年增邑
定封鬲侯鬲縣名屬平原郡食邑七千三百戶東觀記曰祐自陳功薄而國大
願受兩賜五百戶足美上不許十五年朝京師上大將軍印綬因留奉
朝請祐奏古者人臣受封不加王爵可改諸王為
公帝即施行又奏宜令三公並去大名以法經典
後遂從其議祐初學長安女帝往候之祐不時相勞
苦而先升講舍後車駕至半其第帝因笑曰主人得

無捨我講乎以有舊恩數蒙賞賚東觀記曰祐在長安時嘗與祐共買

蜜合藥上追念之賜祐白蜜一石問何二十四年卒子商嗣

商卒子演嗣永元十四年坐從兄伯為外孫陰皇

后巫蠱事免為庶人和帝陰后吳房侯陰永初七年登

太后紹封演子冲為鬲侯

景丹字孫卿馮翊櫟陽人也少學長安王莽時舉

四科東觀記曰王莽時舉有德行能言語通政事明文學之士丹以言語為固德侯相

有幹事稱遷朔調連率副貳朔調上谷也副貳屬令也更始立遣

使者徇上谷丹與連率耿況降復為上谷長史王

郎起丹與況共謀拒之况使丹與子奔及寇恂等

將兵南歸世祖世祖引見丹等笑曰邯鄲將帥數

言我發漁陽上谷兵吾聊應言然王郎將帥云欲發

光武聊應然之猶今何意二郡良為吾來東觀記曰二在

兩軍遙相戲弄也兵自來登城勦兵在西門樓上問何等兵對言上谷漁陽

士大夫共此功名耳拜丹為偏將軍號奉義侯從

擊王郎將兒宏等於南嶺兒音五郎兵迎戰漢軍退

卻續漢書曰南嶺城迎擊上丹等縱突騎擊大破之追

奔十餘里死傷者從橫丹還世祖謂曰吾聞突騎

天下精兵今乃見其戰樂可言邪遂從征河北世

祖即位以讖文用平狄將軍孫成行大司馬眾咸

不悅詔舉可為大司馬者東觀記曰載讖文群臣所推

唯吳漢及丹帝曰景將軍北州大將是其人也然

吳將軍有達大策之勲謂發源又誅苗幽州謝尚書

其功大苗曾舊制驃騎將軍官與大司馬相兼也

前書武帝置大司馬號乃以吳漢為大司馬而拜丹為

驃騎大將軍建武二年定封丹豫陽侯帝謂丹曰

今關東故三國雖數縣不過櫟陽萬戶邑夫富貴

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故以封卿耳前書武帝謂丹

頓首謝秋與吳漢建威大將軍耿弇建義大將軍

朱祐執金吾賈復偏將軍馮異強弩將軍陳俊左

曹三常騎都尉臧官等從擊破五校於蕘陽也解

見光武紀降其衆五萬人會陝賊蘇况攻破弘農生獲

郃守丹時病東觀記曰丹從上至懷病瘧見上在前瘧發寒

帝以其舊將欲令強起領郡

事乃夜召入謂曰賊迫近京師但得將軍威重

以鎮之足矣毋不敢辭乃力疾拜命將營到郃續

書曰將營兵十餘日薨子尚嗣徙封余吾侯余吾

西到弘農也尚卒子苞嗣苞卒子臨嗣無子國

絕永初七年鄧太后紹封苞弟邊為監亭侯

王梁字君嚴漁陽安陽人也為郡吏太守彭寵以

梁守狐奴令與蓋延吳漢俱將兵南及世祖於賈

阿拜偏將軍既校邯鄲賜爵關內侯徙平河北拜

野王令與河內太守寇恂南拒洛陽北守天井關

朱鮪等不敢出兵世祖以為梁功及即位議選大

司空而赤伏符曰王梁主衛作玄武玄武北方之神龜蛇合體帝

以野王衛之所徙史記曰衛元君自玄武水神之名司

空水土之官也於是擢拜梁為大司空封武強侯

建武二年與大司馬吳漢等俱擊檀鄉有詔軍事

一屬大司馬而梁輒發野王兵帝以其不奉詔勅

令止在所縣而梁復以便宜進軍帝以梁前後違

命大怒遣尚書宗廣持節軍中斬梁廣不忍乃檻車送京師既至赦之月餘以為中郎將行執金吾事北守冀關擊赤眉別校降之三年春轉擊五校追至信都趙國破之悉平諸屯聚冬遣使者持節拜梁前將軍四年春擊肥城文陽拔之肥城縣名屬太山郡故城在今濟州平陰縣東南文音進與驃騎大將軍杜茂擊佼彊蘇茂於楚沛間拔大梁鬻桑前書音義曰鬻各史記張儀與齊楚會戰鬻桑而捕虜將軍馬武偏將軍五霸亦分道並進歲餘悉平之五年從救桃城破龐萌等梁戰尤力拜山陽太守鎮撫新附將兵如故數月徵

入代歐陽歙為河南尹梁穿渠引穀水注洛陽

下東寫鞏川及渠成而水不流七年有司劾奏之

梁慙懼上書乞骸骨乃下詔曰梁前將兵征伐眾

人稱賢故擢典京師建議開渠為人興利旅力既

逎迄無成功旅衆也逎過也言衆力已過而功不成百姓怨讟談者謹諱

雖家寬宥猶執謙退君子成人之美論語載孔子之言也其

以梁為濟南太守十三年增邑定封封阜成侯阜屬渤海今

追坐父禹及弟平與楚王英謀反奔市國除

杜茂字諸公南陽冠軍人也初歸光武於河北為

中堅將軍常從征伐世祖即位拜大將軍封樂鄉

侯樂鄉屬信郡國北擊五校於貞定進降廣平建武二年

更封苦陞侯與中郎將王梁擊五校賊於魏郡清

河東郡悉平諸營保降其持節大將三十餘人續漢書曰降其渠帥大將軍杜

使持節拜茂為驃騎大將軍擊沛郡校亡也郡國

將軍馬武進攻西防數月拔之彊奔重慮東方既

平七年詔茂引兵去也田晉陽廣武以備胡趙武

九年與鴈門太守郭涼擊盧芳將六白於

芳將賈覽率胡騎萬餘救之於

戰軍敗引入樓煩城樓煩縣名屬鴈門郡故城在今代州崞縣東北時盧芳

據高柳與匈奴連兵數寇邊民常患之十二年遣

謁者段忠將衆郡疏刑配茂鎮守北邊因發邊卒

築亭候修烽火又發委輸金帛繒絮供給軍士并

易邊民冠蓋相望茂亦建屯田驢車轉運先是鴈

門人賈丹霍匡解勝等為尹由所略由以為將帥

與共守平城丹等聞芳敗遂共殺由詣郭涼涼上

狀皆封為列侯詔送委輸金帛賜茂涼軍吏及平

城降民自是盧芳城邑稍稍來降涼誅其豪右郇

五十五

氏之屬鎮撫羸弱旬月間鴈門且平芳遂亡入匈
如帝擢涼子為中郎宿衛左右涼字公文右北平
人也身長八尺氣力壯猛雖武將然通經書多智
心尤曉邊事有名北方初幽州牧朱浮辟為兵曹
掾擊彭寵有功封廣武侯十三年增茂邑更封脩
侯脩縣名屬信都國也十五年坐斷兵馬稟練斷猶制也使軍吏殺
人免官削戶邑定封參遠鄉侯十九年卒子元嗣
永平十四年坐與東平王等謀反滅死一等國除
永初七年鄧太后紹封茂孫奉為安樂亭侯
馬成字君遷南陽棘陽人也少為縣吏世祖徇穎

川以成為中丞掾調守邾令邾縣名今沂州縣也及世祖討

河北成即去官步負追及於滿陽以成為期門從

征伐世祖即位拜遷護軍都尉建武四年拜揚武

將軍督誅虜將軍劉隆振威將軍宋登射聲校尉

三賞發會稽丹陽九江六安四郡兵擊李憲時帝

幸壽春設壇場祖禮遣之應劭風俗通曰謹案禮傳共

壘憲數挑戰成堅壁不出守之歲餘至六年春

城中食盡乃攻之遂屠舒斬李憲追擊其黨與盡

平江淮地七年夏封平舒侯平舒屬代郡八年從征破

所至及此所逮靡不窮覽故祀以為祖神祖也

古史未古詩書

正統十年

隗囂以成爲天水太守將軍如故冬徵還京師九

年代來歙守中郎將率武威將軍劉尚等破河池

遂平武都河池縣一名仇池屬武都郡今鳳州縣也明年大司空李通罷以

成行大司空事居府如貞數月復拜揚武將軍十

四年屯常山中山以備北邊并領建義大將軍朱

祐營又代驃騎大將軍杜茂繕治障塞自西河至

渭橋西河今勝州富昌縣也渭橋本名橫橋在今咸陽縣東南河上至安邑前書曰河上地名故

秦內史高帝一年改爲河上郡武帝分爲左馮翊太原至井陘太原今并州也井陘今屬常山郡常山今

恒州中山至鄴皆築保壁起烽燧十里一候在事

五六年帝以成勤勞徵還京師邊人多上書永請

若復遣成還屯及南單于保塞北方無事拜爲中

山太守上將軍印綬領屯兵如故二十四年南擊

武谿蠻賊無功武谿水在今辰州瀘溪縣西上太守印綬二十七

年定封全椒侯全椒縣名今滁州縣也就國三十二年卒子衛

嗣衛卒子香嗣徙封棘陵侯香卒子豐嗣豐卒子

玄嗣玄卒子邑嗣邑卒子醜嗣相帝時以罪失國

延熹二年帝復封成玄孫昌爲益陽亭侯

劉隆字元伯南陽安衆侯宗室也王莽居攝中隆

父禮與安衆侯崇起兵誅莽事泄隆以年未七歲

故得免及壯學於長安更始拜爲騎都尉謁歸請

也謂請迎妻子置洛陽聞世祖在河內即追及於

射犬以為騎都尉與馮異共拒朱鮪李軼等軼遂

殺隆妻子建武二年封亢父侯亢父縣名屬東平國故城在今兗州任城縣南

四年拜誅虜將軍討李憲憲平遣隆屯田武當武當

今均州十一年守南郡太守歲餘上將軍印綬十三

年增邑更封竟陵侯是時天下墾田多不以實又

戶口年純互有增減十五年詔下州郡檢覈其事

而刺史太守多不平均或優饒豪右侵刻羸弱百

姓嗟怨遮道號呼時諸郡各遣使奏事帝見陳留

史牘上有書視之云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

可問帝詰吏由趣吏不肯服抵言於長壽街上得

之抵言帝怒時顯宗為東海公年十二在握後言

曰吏受郡勅當欲以墾田相方耳帝曰即如此何

故言河南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

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為準帝令虎賁將

詰問吏吏乃實首服如顯宗對於是遣謁者考實

具知姦狀明年隆坐徵下獄其時輩十餘人皆死

帝以隆功臣特免為庶人明年復封為扶樂鄉侯

以中郎將副伏波將軍馬援擊交趾蠻夷徵側等

隆別於禁谿口破之交趾郡麓冷縣有金溪亢相傳音詭謂之禁溪則徵側等所敗處也其地今岑

言宗朱... 十一年...

州新昌縣也

獲其帥微貳

微則之妹

斬首千餘級降者

二萬餘人還更封大國為長平侯

長平縣屬汝南郡

及大

司馬吳漢薨隆為驃騎將軍行大司馬事隆奉法

自守視事八歲上將軍印綬罷賜養牛上樽酒十

斛

前書音義曰稻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上樽粳米一斗為中樽粟米一斗為下樽也

以列侯奉朝

請三十年定封慎侯

慎縣名屬汝南郡也

中元二年卒謚曰靖

侯子安嗣

傳俊字子衛潁川襄城人也世祖徇襄城俊以縣

亭長迎軍拜為校尉襄城收其母為宗族皆感之

從破王尋等

東觀記曰傳俊從上破尋等於陽關

始謂俊曰今日能以為偏將軍別擊京密破之遣歸潁

川收葬家屬及世祖討河北俊與賓客十餘人北追

及於邯鄲上謁世祖使將潁川兵常從征伐世祖即

位以後為侍中建武二年封昆陽侯三年拜修稽弩

將軍與征南大將軍岑彭擊破秦豐因將兵徇江

東楊州悉定七年卒謚曰威侯子昌嗣徙封蕪湖

侯蕪湖縣名屬丹陽郡建初中遭母憂因上書以國貧不願之封乞

錢五十萬為關內侯肅宗怒貶為關內侯竟不賜

錢永初七年鄧太后復封昌子熾為高置亭侯

堅鐔字子伋

東觀記伋作皮

潁川襄城人也為郡縣吏世

祖討河北或薦鐔者因得召見以其吏能署主簿

又拜偏將軍從平河北別擊破大槍於盧奴世祖

即位拜鐔揚化將軍封潁強侯潁強縣名屬汝南與諸

將攻洛陽而朱鮪別將守東城者為反間私約鐔

晨開上東門上東門洛陽故城東鐔與建義大將軍朱

祐乘朝而入與鮪大戰武庫下洛陽記曰建始殿東有

之所殺傷甚眾至旦食乃罷朱鮪由是遂降又別擊

內黃平之建武二年與右將軍萬脩徇南陽諸縣

而堵鄉人董訢反宛城獲南陽太守劉麟鐔乃引

軍赴宛選敢死士夜自登城斬關而入訢遂棄城

走鐔鐔鄉人復反新野攻破吳漢時萬脩病卒

鐔獨力絕南拒鄧奉北當董訢一年間道路隔塞

糧餉不至鐔食蔬菜與士卒共勞苦每急輒先當

矢石不謂養石以投人也身被三創以此能全

其眾及帝征南陽擊破訢奉以鐔為左曹常從征

伐六年定封合肥侯二十六年卒子鴻嗣鴻卒子

鴻嗣鴻卒子雅嗣

馬武字子張南陽湖陽人也少時避讎客居江夏

王莽志竟陵西陽三老起兵於郡界武往從之後

入綠林中遂與漢軍合更始立以武為侍郎與世

祖破王尋等拜為振威將軍與尚書令謝躬共攻
王郎及世祖拔邯鄲請躬及武等置酒高會因欲
以圖躬不尅既罷獨與武登叢臺故趙王臺也至今
從容謂武曰吾得漁陽上谷突騎欲令將軍將之
何如武曰駕怯無方略世祖曰將軍又將習兵豈
與我豈史同哉武由是歸心及謝躬誅死武馳至
射犬降世祖見之甚悅引置左右每勞饗諸將武
輒起斟酌於前世祖以為歡復使其部曲至鄴
武叩頭辭以不願世祖愈美其意因從擊群賊世
祖擊尤來五幡等敗於慎水武獨殿還陷陣攻賊

不得追及

殿鎮後也音了殿及言兵敗而鎮其後也

進至安定次小廣陽

平亭也在今幽州范陽縣西南武常為軍鋒力戰無前

諸將皆引而隨之故遂破賊窮追至平谷後靡而

還平谷縣名屬漁陽郡世祖即位以武為侍中騎

都尉封山都侯建武四年與虎牙將軍蓋延等討

劉永武別擊濟陰下成武楚丘拜捕虜將軍明年

龐萌反攻桃城武先與戰破之會車駕至萌遂敗

走六年夏與建威大將軍耿弇西擊隗囂漢軍不

利引下隴蹕追急武選精騎還為後拒身被甲持

戟奔擊殺數千人囂兵乃退諸軍得還長安十三

年增邑更封鄒侯

鄒縣名屬平原郡故城在今德州平原縣西南鄒音俞

將兵北

屯下曲陽備匈奴坐殺軍吏受詔將妻子就國武

徑詣洛陽上將軍印綬削戶五百定封為揚虛侯

因留奉朝請帝後與功臣諸侯讌語從容言曰諸

卿不遭際會自度爵祿何所至乎高密侯鄧禹先

對曰臣少嘗學問可郡文學博士帝曰何言之謙

乎卿鄧氏子志行脩整何為不掾功曹餘各以次

對至武曰臣以武勇可守尉督盜賊帝笑曰且勿

為盜賊自致亭長斯可矣武為人嗜酒闕達敢言

闕達度也敢言謂時醉在御前面折同列言其短長

無所避忌帝故縱之以為笑樂帝雖制御功臣而

每能回容者其小失回曲也曲法以容也遠方貢珍甘必先偏

賜列侯而太官無餘有功輒增邑賞不任以吏職

故皆保其福祿終無誅譴者二十五年武以中郎

將將兵擊武陵蠻夷還上印綬顯宗初西羌寇隴

右覆軍殺將朝廷患之復拜武捕虜將軍以中郎

將王豐副與監軍使者竇固右輔都尉陳訢將烏

桓黎陽營三輔募士光武置黎陽皆見鄧訓傳涼州諸郡羌胡兵

及弛刑合四萬人擊之到金城浩亶與羌戰浩亶

屬金城郡故城在今蘭州廣武縣西南浩音閭音門斬首六百級又戰於洛都

谷為羗所敗湟水一名洛都水西自吐谷死者千餘人羗

乃率眾引山塞武復追擊到東西邯大破之水經

注曰邯川城左右有水自此出南經邯亭注于河蓋以此水分流謂之東西邯也在今鄆州化陰縣東斬首四千

六百級獲生口千六百人餘皆降散武振旅還京

師增邑七百戶并前千八百戶永平四年卒子檀

嗣坐兄伯濟與楚王英黨顏忠謀反國除永初七

年鄧太后紹封武孫震為滂亭侯震音胡巧反震卒

子側嗣震卒

論曰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為上應二十八宿未

之詳也然威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風雲已見稱

為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易通卦驗曰黃佐命鄭玄注云黃者火之子佐命張良是也巳

上皆華議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至使英姿

茂績委而勿用然原夫深圖遠筭固將有以焉爾

若乃王道既衰降及霸德王謂周也霸謂猶能接受

惟庸勲賢皆序如管隰之迭升桓世先趙之同列

文朝可謂兼通矣史記曰管仲隰朋修齊國之政齊人皆悅

諱政將安移之對曰隰明可國語云文公使趙衰為卿辭曰先軫有謀臣不若也乃使先軫佐下軍公曰趙衰其所讓皆社稷之衛也降

自秦漢世資戰力至於翼扶王運皆武人屈起

猶勳起也亦有鬻鬻繒屠狗輕猾之徒灌嬰睢陽取繒者樊音其勿反

或崇以連城之賞或任以阿衡之地樊噲封為舞陽侯灌

皆從

嬰為丞相封為類陰侯何倚也故執疑則隙生力侔則亂

起執位過則君臣相疑俾等也蕭樊且猶縲紲信越終見菹戮不

其然乎蕭何為丞相為人請上林中空地二大怒乃下廷尉械繫之

仲陳平即軍中斬噲平畏呂氏執噲詣長安韓信封為淮陰侯人上書

告信反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彭越為梁王呂后令其舍人告越謀反

遂夷宗族刑法志曰夷三族者梟其首自茲以降迄于孝武

宰輔五世莫非公侯自高祖至于孝武凡五代也其遂使

縉紳道塞賢能蔽壅縉赤色也紳帶也或作晉朝有世

及之私下多抱關之怨世及謂父子相繼也禮記曰夫人世

望之署小苑東門侯王仲翁請其懷道無聞委身草莽者

亦何可勝言故光武鑒前事之遠存矯枉之志

也也違失也枉曲也孟莊寇郅之高勳耿賈之鴻烈分土

不過六縣子日矯枉者過正特進朝請而已節為為大司徒封

封膠東侯凡食六縣以列侯加特進觀其治平臨政課職責

咎將所謂導之以政齊之以刑者乎論語曰導之以政

無若格之功臣其傷已甚格正也若以上法繩正何者直

繩則虧喪恩舊撓情則違廢禁典選德則功不必

厚舉勞則人或未賢參任則群難羣並列則其

敵未遠參任謂兼勳賢而任之則群臣之心各有觀望不得不

校其勝否即以事相權勝否猶可否即就故高拱厚禮

允答元功峻文深憲責成吏職建武之世侯者百

百世未去

餘若夫數公者則與參國議分均休咎賈復傳曰帝方以史事責

三公故功臣遂不用是時列侯唯高密固始膠東三侯與公卿參議國家大事恩遇甚厚也其餘並優以寬

斜完其封祿莫不終以功名延慶于後昔留侯以

為高祖悉用蕭曹故人前書曰上望見諸將往往偶語張良曰此謀反耳陛下起布衣為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而郭伋亦譏南陽多顯郭伋傳曰耳相聚謀反也見高紀

而郭伋亦譏南陽多顯郭伋傳曰為并州牧帝引見伋因言選補眾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也帝深納其言鄭興又成功臣

專任鄭興傳曰興徵為太中大夫上疏曰道路夫崇恩偏授或曰朝廷欲用功臣用則人位謬矣

易啓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廣招賢之路意者不

其然乎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

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

合三十二人故依其本第係之篇末以志功臣之

次云爾

太傅高密侯鄧禹

中山太守金椒侯馬成

大司馬廣平侯吳漢

河南尹阜成侯王梁

左將軍膠東侯賈復

琅邪太守祝阿侯陳俊

建威大將軍好時侯耿种

驃騎大將軍參議侯杜茂

執金吾雍奴侯老恂

積弩將軍昆陽侯傅俊

征南大將軍舞陽侯岑彭

左曹合肥侯堅鐔

征西大將軍夏陽侯馮異

上谷太守淮陽侯王霸

建義大將軍鬲侯朱祐

信都太守阿陵侯任光

征虜將軍頓陽侯祭遵

豫章太守中水侯李忠

驃騎大將軍櫟陽侯景丹

右將軍槐里侯萬脩

虎牙大將軍安平侯蓋延

太常靈壽侯邳彤

衛尉安成侯鮑期

驍騎將軍昌成侯劉植

東郡太守東光侯耿純

橫野大將軍山桑侯王常

城門校尉朗陵侯臧宮

大司空固始侯李通

捕虜將軍楊虛侯馬武

大司空安豐侯竇融

驃騎將軍慎侯劉隆

太傅宣德侯卓茂

贊曰帝績思又庸功是存庸勳也言將與帝績則念勳功之臣也有來群后

捷我戎軒捷勝也謂敵師之徒翼佐婉孌龍姿龍姿龍飛而舉大功也景

同飛也言諸將齊景龍飛而舉大功也

後漢書列傳卷第十三

列傳卷第十三

弟畢

後漢書二十三

唐章懷太子賢注

竇融弟子固曾孫憲 玄孫章

竇融字周公扶風平陵人也七世祖廣國孝文皇

后之弟封音武侯章武縣屬勃海郡故城在今滄州魯縣也融高祖父宣帝

時以吏二千石自常山徙焉融早孤王莽居攝中

為強弩將軍司馬強弩將軍即莽明義侯王侯東擊翟義還攻槐

里槐里趙明霍鴻等起兵以應翟義王邑等破義還台軍擊明鴻等破之融時隨其軍也見前書以軍功封

建武男東觀記讀漢書女弟為大司空王邑小妻家

長安中出入貴戚連結閭里豪傑以任俠為名然

事母兄養弱弟內修行義王莽末青徐賊起太師

王匡匡三子請融為助軍與共東征及漢兵起融復

從王邑敗於昆陽下歸長安漢兵長驅入關王邑薦

融拜為波水將軍前書音義波水在長安南賜黃金千斤引兵至新

豐莽敗融以軍降更始大司馬趙萌萌以為校尉

甚重之薦融為鉅鹿太守融見更始新立東方尚

擾不欲出關而高祖父嘗為張掖太守從祖父為

護羌校尉從弟亦為武威太守累世在河西知其

上俗獨謂兄弟曰天下安危未可知河西殷富帶

河為固張掖屬國精兵萬騎漢邊郡皆置屬國一旦緩急

杜絕河津足以自守此遺種處也遺留也可以保兄

弟皆然之融於是日往守萌守猶辭讓鉅鹿園出

河西圖謀萌為言更始乃得為張掖屬國都尉融

大喜即將家屬而西既到撫結雄傑懷輯羌虜

也甚得其歡心河西翕然歸之是時酒泉太守梁

統金城太守庫鈞前書音義庫姓即倉庫吏後也今張

掖都尉史苞三朝決錄注苞字酒泉都尉竺曾敦煌

都尉辛彤並州都英俊融皆與為厚善及更始敗

融與梁統等計議曰今天下擾亂未知所歸河

斗絕在羌胡中斗絕也前言不同心戮力戮并則不

能自守權鈞力齊復無以相率當推一人為大將
重共全五郡觀時變動議既定而各謙讓咸以融
世任河西為吏人所敬向乃推融行河西五郡大
將軍是時武威太守馬期張掖太守任仲並孤
立無黨乃共移書告示之二人即解印綬去於是
以梁統為武威太守史苞為張掖太守竺曾為酒
泉太守羊彤為敦煌太守庫鈞為金城太守融居
屬國領都尉職如故置從事昱察五郡河西民俗
質樸而融等政亦寬和上下相親晏然富殖修立
馬官戰射明烽燧之警言羌胡犯塞融輒自將與

郡相救皆如符要赴敵不失期契也每輒破之其後匈奴懲

又懲制也說文稀復云又亦懲也侵寇而保塞羌胡皆震服親附

安定北地上郡流人避凶飢者歸之不絕融等追

聞光武即位而心欲東向以河西隔遠未能自通

時隗囂先稱建武年號融等從受正朔踴皆假其

將軍印綬踴外順人望內懷異心使辯士張玄游

說河西曰更始事業已成尋復亡滅此一姓不再

興之效今即有所主使相係屬一旦拘制自令失

柄後有危殆雖悔無及今豪傑競逐謂高祖曰願與唯雄未矣布公夫唯雄當各據其土守與隴蜀合從前書音義

為從以威執相齊曰橫高可為六國下不失尉佗他姓趙與定人也陳勝起他行

南海尉逐三有南融等於是召豪傑及諸太守計議其越故曰尉他也

中智者皆曰漢承堯運左傳曰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

紀時晉卿士會即其後也士會奔秦後歸晉其處若為劉氏戰國時

劇氏自秦獲於魏魏遷大梁都於豐號豐公即太上皇父也故曰漢

承堯歷數延長今皇帝姓號見於圖書謂河圖赤伏

不難自前世博物道術之士谷子雲夏賀良等建

明漢有再受命之符言之久矣前書成帝時谷永上書

涉三七之節紀哀帝時夏賀良言赤故劉子駿改易名字

翼應其占劉歆以哀帝建元元年改及莽末道士西門

君惠言劉秀當為天子遂謀立子駿事覺被殺

明百姓觀者曰劉秀真汝主也皆近事暴著暴露也著

也智者所共見也除言天命且以人事論之今稱

帝者數人而洛陽土地最廣甲兵最彊號令最明

觀符命而察人事它姓始未能當也諸郡太守各

有賓客或同或異融小心精詳遂決策東向五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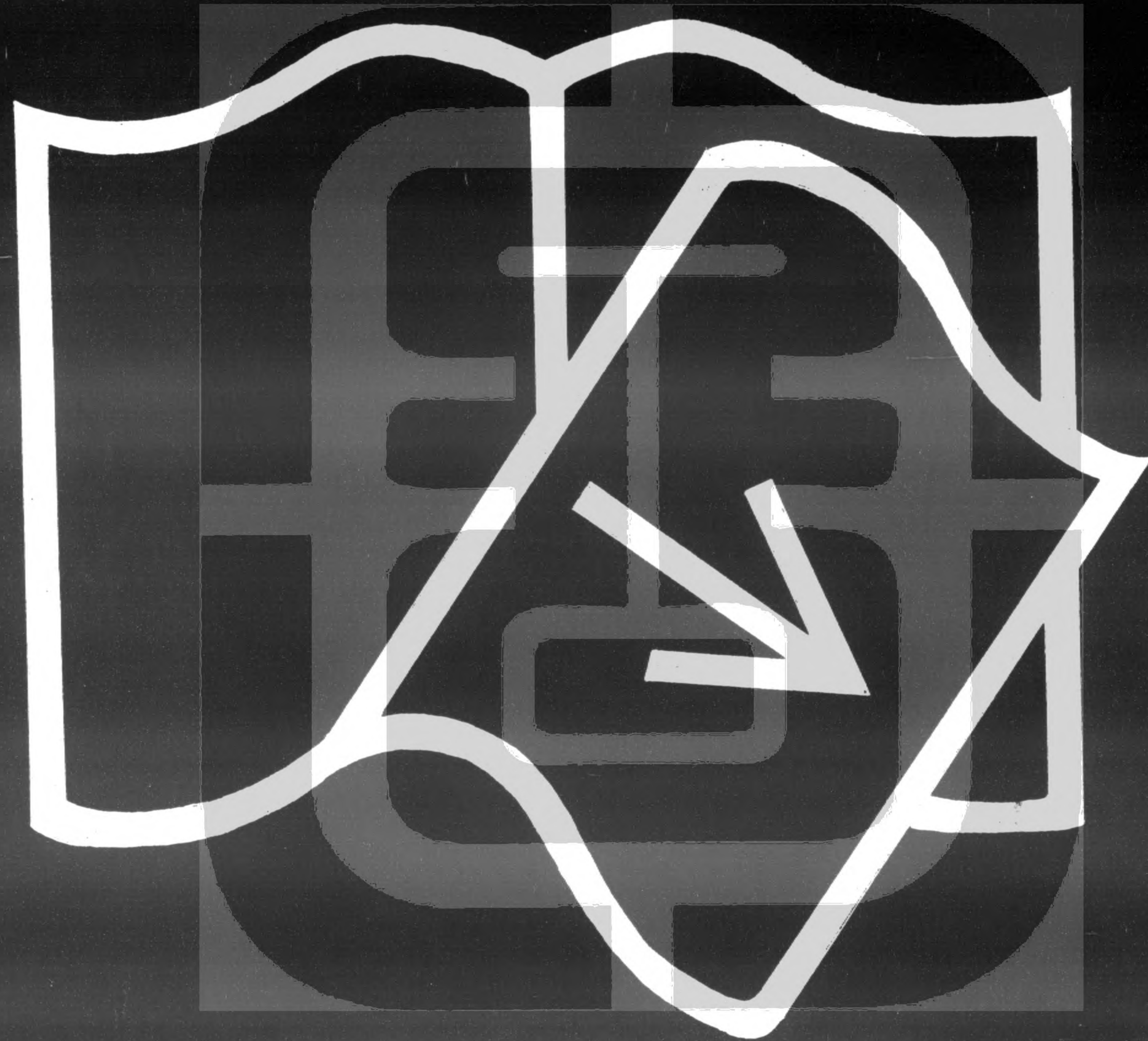
夏遣長史劉鈞奉書獻馬先是帝聞河西完富地

接隴蜀常欲招之以逼蹏述亦發使遺融書遇鈞

於道即與俱還帝見鈞歡甚禮饗畢乃遣令還賜

融璽書曰制詔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屬國都尉

勞鎮守邊五郡兵馬精彊倉庫有蓄民庶殷富外



P5

則折檻羌胡內則百姓蒙福威德流聞虛心相望
道路隔塞邑邑何已長史所奉書獻馬悉至深知

厚意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
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猶謂通曰與楚即美勝與漢師

漢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諸事具長史所
見將軍所知王者迭興千載一會言時難得而易失也欲遂立

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周室微弱齊桓晉文輔之以霸天下欲三分鼎
足連衡合從亦宜以時定廟通說韓信曰三分天下鼎足而立天下未并

吾與爾絕域非相吞之國今之議者必有任蹈效
尉陀制七郡之計秦胡亥時南海尉任躒病且死召龍川令趙陀語曰番禺負山險阻南北東西

道伯春謂子情也委身於國無疑之誠於斯有效融

等所以欣服高義願從役於將軍者貴為此也而
心惰之間情也改節易圖君臣分爭上下接兵言

蜀百年累之一朝毀之豈不惜乎殆執事者貪功
建謀以至於此言融謂執事者貪功其功而立此逆謀也融竊痛之當

今西州地勢局迫人兵離散易以輔人難以自建
計若失路不友聞道猶迷淮南子曰通於道者如車軸不運於已而與穀致數千里不通

於道者若迷惑告以東西南北無猶後迷惑矣不南合子陽則北入文伯耳伯文

也虛也夫負虛交而易強禦恃遠救而輕近敵負亦恃也易輕

也特公孫迷而輕光 武也易音以歧反 未見其利也融聞智者不危眾以

舉事仁者不違義以要功今以小敵大於眾何如

言危 棄子微功於義何如言違 且初事本朝稽首

北面忠臣節也稽首拜天子禮也禮者南面 及遣伯春垂

涕相送慈父恩也俄而背之謂吏士何忍而棄之

謂留子何留子謂見在之子 自兵起以來轉相攻擊城

郭皆為丘墟生人轉於溝壑今其存者非鋒刃之

餘則流亡之孤迄今傷夷之體未愈哭泣之聲尚

聞幸賴天運少還而大將軍復重於難是使積病

不得遂瘳幼孤將復流離其為悲痛尤足愍焉

之可為酸鼻宋玉曰孤子寡婦寒心酸鼻 庸人且猶不忍況仁者

乎融聞為忠其易得宜實難左傳曰忠為令德非其人 且以言獲罪也

區所賦唯將軍省焉蹶不納融乃與五郡太守共

疏厲兵馬上疏請師期帝深嘉美之乃賜融以外

屬圖及大史公五宗外戚世家景帝子十三人為王而母

五宗言景帝以實氏所生而致子孫衆多也 魏其侯列傳實氏太后從兄子也封魏

詔報曰身追念外屬孝景皇帝出自實氏出生實氏

王景帝之子朕之所祖昔魏其一言繼統以

王景帝王景帝弟也亦實太后所生梁王朝因品弟無飲是時景帝未

王太子酒酣帝從容曰千秋之後傳梁王太后臨實氏引危酒進上

王景帝王景帝弟也亦實太后所生梁王朝因品弟無飲是時景帝未

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漢之長君少君尊奉師傳

約也帝何以得傳梁王帝遂止矣長君實太后已也少君太后弟廣國之字也韓濯等以兩人所出微

為擇師傳長者有節行者與居長君少君由此為退讓居王不以富貴驕人成德施及子孫羊跋反此皇太后神

靈上天祐漢也從天水來者寫將軍所讓隗囂書

痛入骨髓時臣見之當股慄慙愧忠臣則酸鼻流

涕義士則曠若廢矇說文曰曠明也有眸子而無見曰矇前

非忠孝懇誠孰能如此說文曰懇謹也豈其德薄者

所能剋堪踴自知失河西之助族禍將及欲設間

離之說亂恩負心轉相解構相解說而結構以成其毒

京師百僚不曉國家及將軍本意之能採取虛

說誕妄談今忠孝失望傳言乖實毀譽之來皆不

徒然不可不思今關東盜賊已定大兵今當悉西

將軍其抗厲威武以應期會融被詔即與諸郡

守將兵入金城初更始時先零羌封何諸種殺金

城太守居其郡隗囂便使賂遺封何與共結盟欲

發其眾融等因軍出進擊封何大破之斬首千餘

融行牛馬羊萬頭穀數萬斛因並河揚威武並音

伺候車駕時大兵未進融乃引還帝以融信効著

明蓋嘉之詔右扶風修理融父墳坐祠以太牢數

馳輕使致遺四方珍羞梁統乃使人刺殺張玄遂

與颯絕皆解所假將軍印綬七年夏酒泉太守竺

曾以弟報怨殺人而去郡東觀記曰曾弟報怨殺屬虜虜

承制拜曾為武鋒將軍更以辛彤代之秋隗囂發

兵寇安定帝將自西征之先戒駘期會遇兩道斷

且囑兵已退乃止駘至姑臧姑臧縣名屬武威郡今涼州

人吉訛名姑臧也被詔罷歸融恐六兵遂久不出乃上

書曰隗囂聞車駕當西臣融東下士眾騷動計且

戰颯將高峻之屬皆欲逢迎大軍後聞兵罷峻

等復疑颯揚言東方有變西州豪傑遂復附從颯

又引公孫述將令守突門突門守城之門墨子曰臣融

孤弱介在其間杜預注左傳也雖承威靈且速救助國

家當其前臣融仗其後緩急迭用首尾相資颯執

排進排進謂不得進退此必破也若兵不早進久生

持疑則外長寇讎內示困弱復令讒邪得有因緣

臣竊憂之惟陛下哀憐帝深美之八年夏車駕西

征隗囂駘率五都太守及羌虜小月氏等小月氏西步

騎數萬輜重五千餘兩與大軍會高平第一高平今

鄯國志云高融先遣從事問會見儀適儀適是時軍

旅代與諸將與三公交錯道中或背使者交私語

帝聞融先問禮儀甚善之以宣告百僚乃置酒高會

五十九年刊

引見融等待以殊禮拜弟友為奉車都尉從弟士
太中大夫遂共進軍颯眾大潰城邑皆降帝高融
功下詔以安豐陽泉蓼安安風四縣四縣並屬廬江郡
故城在今霍山縣西北安風本漢六安國及陽泉故城封融為
並在今安豐縣南杜預注左傳曰蓼在安豐蓼言了安豐侯弟友為顯親侯顯親縣故城在今秦遂以次
封諸將帥武鋒將軍竺曾為助義侯武威太守梁
統為成義侯張掖太守史苞為襄義侯金城太守
庠鈞為輔義侯酒泉太守辛彤為扶義侯封賈既
畢乘輿東歸悉遣融等西還所鎮融以兄弟並受
封立又專方面懼不自安數上書求代詔報曰

與將軍如左右手耳

韓信七蕭何自追之人曰丞相何七
高祖聞之如失左右手耳見前書

數

執謙退何不曉人意勉循士民無擅離部曲及隴
蜀平詔融與五郡太守奏事京師官屬賔客相隨
寫乘千餘兩馬牛羊被野融到詣洛陽城門上涼
州牧張掖屬國都尉安豐侯印綬詔遣使者還侯
印綬引見就諸侯位賞賜恩寵傾動京師數月拜
為冀州牧十餘日又遷大司空融自以非舊臣一
旦入朝在功臣之右每召會進見容貌辭氣卑恭
已甚帝以此愈親厚之融小心久不自安數辭讓
爵位因侍中金遷口達至誠金遷安上之曾孫安上日
碑弟倫之子建康帝時為

尚書人又上疏曰臣融年五十三有子年十五質性

頑鈍臣融朝夕教導以經藝不得令觀天文見識

記誠欲令恭肅畏事恂恂循道不願其有才能何

况乃當傳以連城廣土享故諸侯王國哉因復請

間求見帝不許後朝罷送巡席後帝知欲有讓遂

使左右傳出它日會見迎詔融曰日若知公欲讓

職還土日者猶故命公暑熱且自便今相見宜論它

事勿得復言融不敢重陳請二十年大司徒戴涉

坐所舉人盜金下獄帝以三公參職不得已乃景

融明年加位特進二十三年代陰興行衛尉

特進如故又兼領將作大匠弟友為城門校尉兄

弟並與禁兵融復乞骸骨說苑曰晏子任東阿乞骸骨以避賢者之路輒賜

錢帛太官致珍奇及友卒帝愍融年衰遣中常侍

中謁者即其卧内強進酒食融長子穆尚內黃公

主代友為城門校尉穆子勲尚東海恭王疆女沈

陽公主交于固亦尚光武女涅陽公主顯宗即位

以融從兄子林為護羌校尉竇氏一公兩侯三公

主四二千石一公大同空也兩侯安豐顯親也四二千石衛尉城門校尉護羌校尉中郎將相與並

時自祖及孫官府邸第相望京邑奴婢以千數於

親戚功臣中莫與為比永平二年林以罪誅專在

西羌傳帝由是數下詔切責融戒以實嬰田勢禍

敗之事田勢武帝三皇后異父弟也為丞相融惶恐乞骸

骨詔令歸第養病歲餘聽上衛尉印後賜養牛上

樽酒融在宿衛十餘年老子孫縱誕多不法穆

等遂交通輕薄屬託郡縣干亂政事以封在安豐

欲令姻戚悉據故六安國遂矯稱陰太后詔令六

安侯劉財去婦因以女妻之五年時婦及上書言

狀帝大怒乃盡免穆等官諸實為郎吏者皆將家

屬歸故郡獨留融京師穆等西至函谷關有詔悉

免還會融卒時年七十八謚曰戴侯贈送其厚

帝以穆不能修尚不能修整自高尚也而擁富貴居大第常令

謁者一人監護其家居數年謁者奏穆父子自失

執數出怨望語帝令將家屬歸本郡唯勳以汝陽

王婿留京師穆坐賂遺小吏即捕繫與子宣俱死

平陵獄勳亦死洛陽獄久之詔還融夫人與小孩

一人居洛陽家舍十四年封勳弟嘉為安豐侯食

邑二千戶奉融後和帝初為少府及勳子大將軍

憲被誅免就國嘉卒子萬全嗣萬全卒子會宗嗣

萬全弟子武別有傳論曰實融始以豪俠為名校

起風塵之中校音步未反故字出以投天隙校音天遂

蛭王侯之尊說文曰蛭蛇所解皮也終膺卿相之位此

則微功趣執之士也及其爵位崇滿至乃放遠權

寵恂恂似若不能已者何知也貴以帝心欲去權

得已然者也不嘗獨詳味此子之風度雖經國之術

無足多談而進退之禮良可言矣

固字孟孫少以尚公主為黃門侍郎續漢書曰給事黃

好覽書傳喜兵法貴顯用事中元元年罷父友封

顯親侯顯宗即位遷中郎將監羽林士宣帝命中

時天下入安帝欲遵武帝故事擊匈奴通西域以

固明習邊事固善隨馳在河十五年冬拜為奉車都

尉續漢志曰中郎將以騎都尉耿忠為副忠諱者僕

射耿秉為駙馬都尉秦彭為副皆置從事司馬並

出屯涼州明年固與忠率酒泉敦煌張掖甲卒及

盧水羌胡案涼水亦經臨羌縣故城北又東畫萬二千騎

出酒泉塞耿秉秦彭率武威隴西天水募士及羌

胡萬騎出居延塞居延塞在今甘又太僕祭彤度遼

將軍吳棠將河東北地西河羌胡及南單于兵萬

一千騎出高闕塞高闕山名騎都尉來首護烏桓校

尉文穆將太原鴈門代郡上谷渙陽右北平定襄

郡兵及烏桓鮮卑萬一千騎出平城塞固忠至天

山即連山也今在西北州交河擊呼衍王斬首千餘級

呼衍王走追至蒲類海今在西北州留吏士

屯伊吾盧城伊吾今伊州縣也本匈奴地明帝置宜乎郡以

耿秉秦彭絕漠六百餘里至三木樓山匈奴中來苗

文穆至匈奴河水虜皆奔走無所獲祭於吳棠

坐不至冰那山免為燕人時諸將唯固有功加位

特進明年復出玉門擊西域詔耿秉及騎都尉劉

張皆去符傳以屬國專將兵固遂

破曰山降車師事曰固遂固遂

服其恩信東觀記曰羌胡見客多肉未熟人人長跪前割之

父母也肅宗即位以公主修勅慈愛累世崇重力號

長公主增邑三千戶徵固代魏應為大鴻臚帝以

其曉習邊事奏被訪及建初三年追錄前功增邑

一千三百戶七年代馬防為光祿勳明年復代馬

防為衛尉固又歷大位甚見尊貴嘗賜租祿資累

巨億而性謙儉愛人好施士以此稱之章和二年

卒謚曰文侯子彪至射聲校尉先固卒無子國除

憲字伯度父勳被誅憲少孤建初二年女弟立為

皇后拜憲為郎稍遷侍中虎賁中郎將弟篤為黃

門侍郎兄弟親幸並侍宮省賞賜累積寵貴自盛

自王主及陰馬諸家莫不畏憚憲恃宮掖聲勢遂

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園田沁水公主明帝女主逼畏不敢

計後肅宗駕出過園指以問憲憲陰喝不得對喝陰

猶壹塞也陰音於禁反喝音一不反或作喝音烏故反後發覺帝大怒召憲切責曰

深思前過奪主田園時何用愈趙高指鹿為馬趙高

差也趙高解見靈帝紀父念使人驚怖昔永平中常令陰黨陰

博鄧疊三人更相糾察以陰都外戚其喻後故使更相糾察也博陰與之子故諸

豪戚莫敢犯法者而詔書切切猶以舅氏田宅為

言切切猶勸勸也今貴主尚見枉枉猶曲也况小人哉國家

憲如孤雛腐鼠耳雛鳥子生而鳴者曰雛憲大震懼皇后為毀

服深謝良久乃得解使以田還主雖不繩其罪然

亦不授以重任和帝即位太后臨朝憲以侍中內

幹機密幹古管字也出宣誥命肅宗遺詔以篤為虎

貴中郎將篤弟景環並中常侍於是兄弟皆在親

要之地憲以前太尉鄧彪有義讓先帝所敬而仁

厚委隨委隨猶委也故尊崇之以為太傅令百官總已

以聽其所施為輒外令彪奏內白太后事無不從

又叱騎校尉桓郁累世帝師而性和退自守故上

書薦為之令授經禁中所以內外協附莫生疑異憲

性果急，睚眦之怨莫不報復。睚音詭，解反。眦音仕，解反。廣雅：睚，裂也。或謂裂眦，眦，目貌。史記曰：范雎睚眦之怨必報。

初永平時，謁者韓紆當考劾父勳獄。

憲遂令客斬紆子，以首祭勳冢。齊瑒王子都鄉侯

暢齊瑒王子名石伯，升孫幸之子。來弔國，憂膺也。暢素行邪僻，與步

兵校尉鄧疊親屬數往來京師。因疊母元自通長

樂宮，得幸太后，被詔召詣上東門。憲懼見幸分宮

省之權，遣客刺殺暢於屯衛之中。屯，兵名。而歸罪於

暢弟利侯剛，乃使侍御史與青州刺史雜考剛等

後事。發覺太后怒，閉憲於內宮。憲懼誅，自求擊匈

奴以贖死。會南單于請兵北伐，乃拜憲車騎將軍。

金印紫綬，官屬依司空。依準也。長史一人，千石。掾屬二十二人，見前。

也。以執金吾耿秉為副，發北軍五校。漢有執金吾，一人六百石。掌五校

五營，見前。黎陽雍營緣邊十二郡騎士。漢官儀曰：光武中

續漢志：黎陽雍營緣邊十二郡騎士，與以幽冀并州五

胡兵出塞。明年憲與秉各將四千騎，及南匈奴左

谷蠡王師子師子，其名也。萬騎出朔方，雞鹿塞南單于屯

屠河北，諸胡單將萬餘騎出滿夷谷。度遼將軍鄧

鴻師子及緣邊義從羌胡八千騎與左賢王二安國

萬騎出朔陽塞。朔陽在五原郡，音同。皆會涿邪山。憲分遣副

校尉閭盤司馬耿秉耿譚將左谷蠡王師子石呼

校尉閭盤司馬耿秉耿譚將左谷蠡王師子石呼

衍王須警等呼衍其號因以爲姓匈奴貴種也精騎萬餘與

北單于戰於稽落山大破之虜衆崩潰單于遁走

追擊諸部遂臨私渠比鞮海海名也中斬名王三下

萬三千級獲生口馬牛羊橐駝百餘萬頭護者於

是温嶺須日逐温吾夫渠王柳鞮等八十一部率

衆降者前後二十餘萬人愚衆遂登燕然山去塞

三千餘里刻石勒功紀漢威德令班固作銘曰唯

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漢元舅曰車騎將軍竇憲當

亮聖明登翼王室寅敬亮信也尚書曰二公納于

大麓惟清緝熙孔安國注尚書曰惟清緝熙也納之使大麓

乃與執金吾耿秉巡職巡御理兵於朔方左傳曰

有述功又曰鷹揚之士爰該六師鷹揚如鷹

南單于東烏桓西戎羌侯王君長之群驍騎三

萬元戎輕武長轂四分暨及也元戎兵車也詩云元戎十

車雲輜蔽路萬有三千餘衆輜車也稱勒以八陣

在以威神兵法有玄甲摧日朱旗絳天玄甲鐵甲也前

也玄甲遂陵高闕下鷄鹿經磧鹵絕大漠沙土曰漠斬

温禺以響鼓血尸逐以染鏑温禺不逐音切王號也周

也然後四校橫徂星流彗掃蕭條萬里野無遺

於是城滅區單反旆而旋考傳駁圖窮覽其山川

遂踰馮邪跨安侯乘燕然謂東漢東胡也安侯水肩頓之區落焚老上

之龍庭四校四面之校橫相橫也星流彗掃言天也取樓煩悉收秦所奪匈奴地冒頓子稽知號老上單于

匈奴五月大會龍庭祭其先天地鬼神今皆焚蕩之上以據

高文之宿憤光祖宗之玄靈下以安固後嗣恢拓

境宇振大漢之天聲高帝時匈奴寇邊殺太子帝欲自征太后

不許拓開也天聲雷霆之聲甘泉賦曰天聲起兮勇士厲以大也

茲所謂一勞而久逸者費而永寧者也楊雄曰以爲不一勞者不一

石昭銘上德德不德是以有德其辭曰

鏖王師兮征荒裔鏖美也詩曰於鏖勦凶虐兮戡

外勦絕載整齊也詩云負其疆兮巨地界負疆也遠寸

神兵兮建隆嶠神兵即燕然山北方者謂之裨負者熙帝

載兮振萬世熙廣也載事也憲乃班師而還遣軍

司馬吳汜梁諷奉金帛遺北單于宣明國威而

兵隨其後時虜中乖亂汜諷所到輒招降之前後

萬餘人迹及單于於西海之上宣國威信致以詔賜單

于稽首拜受諷因說宜修韓邪故事保國安人

之福言依附漢自保護其國也宣帝時呼韓邪單于款塞車

于喜悅即將其衆與諷俱還到私渠海聞漢軍已

入塞乃遣弟右温禺耆王奉貢入侍隨諷詣闕獻

單于不自身到奏還其侍弟南單于於漠北遺憲
古鼎容五斗其傍銘曰仲山甫鼎其萬年子子孫
孫永保用憲乃上之詔使中郎將持節即五原拜憲
大將軍封武陽侯食邑二萬戶憲固辭封賜策許
焉舊大將軍位在三公下置官屬依太尉續漢志大
石掾屬二十四人令憲威權震朝廷公卿布二百奏憲
位次大傅下三公上長史司馬秩中二千石從事
中郎二人六百石自下各有增振旅還京師於是
大開倉府勞賜士吏其所將諸郡二千石子弟從
征者悉除太子舍人續漢志曰太子舍人秩二千石無員更直宿衛也是時

為衛尉景瑗皆侍中奉車駙馬都尉四家競修
第宅窮極工匠明年詔曰大將軍憲前歲出征
克滅北狄朝加封賞固讓不受舅氏舊典並蒙爵
土西漢故事帝舅者封侯其封憲冠軍侯邑二萬戶為郎侯景
汝陽侯瑗夏陽侯各六千戶憲獨不受封遂非兵
出鎮涼州以侍中節疊行征西將軍事為副北單于
以漢還侍弟復遣車詣儲王等款居延塞欲入朝
見願請大使憲上遣大將軍中護軍班固行中郎將
與司馬梁諷迎之會北單于為南匈奴所破被創
遁走固至私渠浹而還憲以北虜微弱遂欲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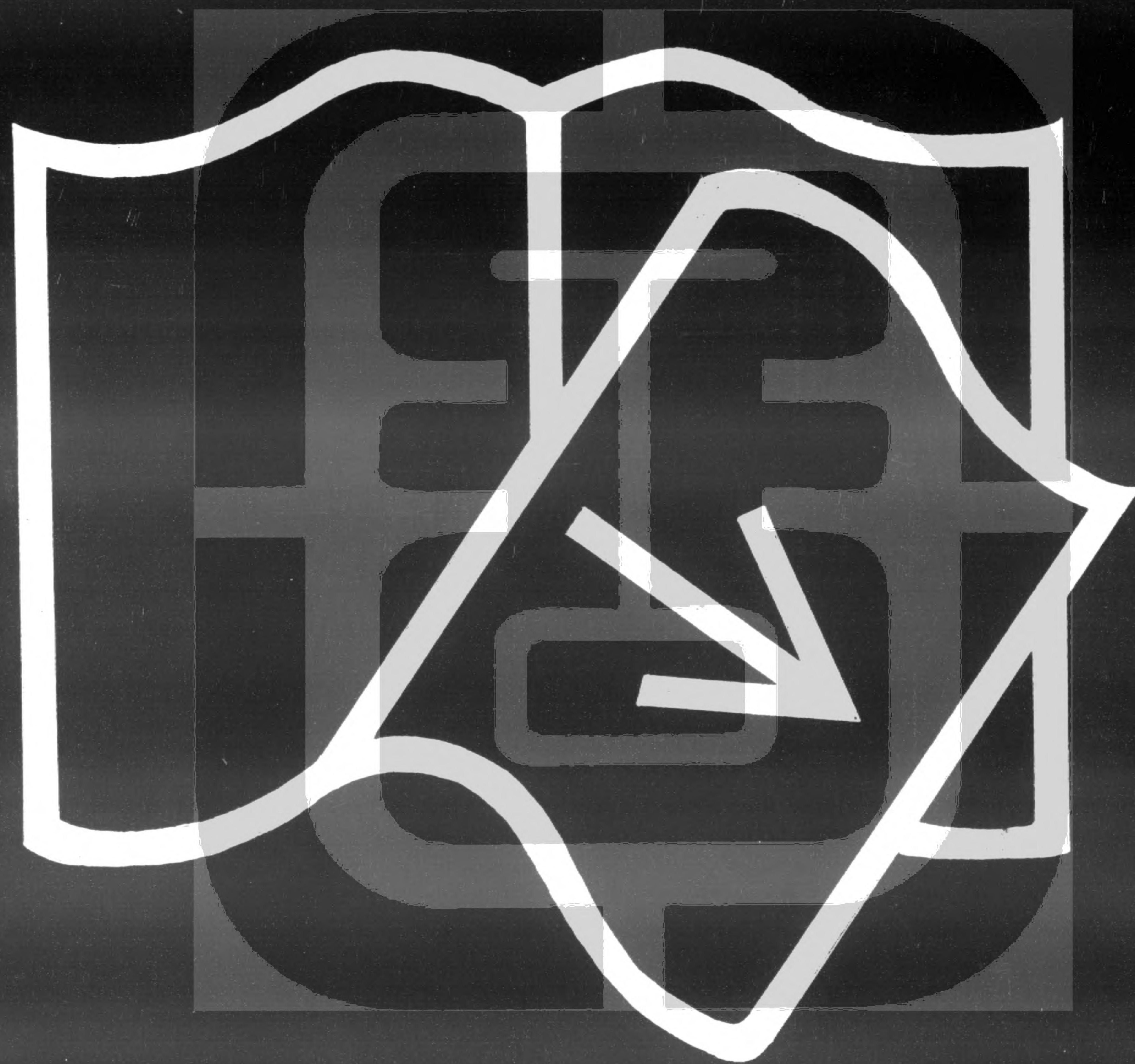
之明年復遣右校尉耿莫司馬任尚趙博等將兵
擊北虜於金微山大破之克獲甚衆北單于逃走
不知所在憲既平匈奴威名大盛以耿莫任尚等
為爪牙鄧疊郭璜為心腹班固傳教之徒皆置幕
府以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門尚書僕射劉壽樂
恢並以忤意相繼自殺壽由是朝臣震懼望風承
旨而篤進位特進得舉吏漢書見禮依三公
景為執金吾瓌光祿勳權貴顯赫傾動京都雖
俱驕縱而景為尤甚奴才緹騎依倚形勢侵陵小

漢官儀曰執金吾緹騎二百人執文曰緹騎
州黃色也言奴客及緹騎並為緹騎

罪人妻略婦女商賈閉塞如避寇讎有司畏懼莫
敢舉奏太后聞之使謁者策免景官以特進就朝
位瓌少好經書節約自修出為魏郡遷潁川太守
竇氏父子兄弟並居列位充滿朝廷叔又霸為城
門校尉霸弟襄將作大匠襄弟嘉少府其為侍中
將大天郎吏十餘人憲既與重勞陵肆滋甚四年
封鄧疊為穰侯疊與其弟少兵校尉嘉及母元又
憲女婿射聲校尉郭舉舉父長樂少府璜太后長
璜皆相交結元舉並出入禁中舉得幸太后遂
共圖為殺害帝陰知其謀乃與近幸中常侍郎眾

定議誅之以憲在外慮其懼禍為亂忍而未發會
憲及鄧疊班師還京師詔使大鴻臚持節郊迎賜
軍吏各符差憲等既至帝乃幸北宮詔執金吾五
校尉勒兵屯衛南北宮閉門收捕豐嘉璜舉皆
下獄誅家屬徙合浦遣謁者僕射收憲大將軍印
綬更封為冠軍侯憲及篤景瓌皆遣就國帝以太
后故不欲名誅憲為選嚴能相督察之憲為景到
國皆迫令自殺宗族賓客以憲為官者皆免歸本
郡瓌以素自修不被逼迫明年坐粟人負人_陳瓌
人非侯家之故坐焉徙封羅侯不_羅徙吏人_羅瓌長少郡在
州湘陰縣東北

初漢后之譖梁氏憲等豫有謀焉永元十年梁棠
兄弟_{棠及兄雍弟}徙九真還路由長沙逼瓌令自
殺後和熹鄧后臨朝永初三年詔諸實前歸本部
者與安豐侯萬金俱還京師萬全少子章
論曰衛青霍去病資強漢之衆連年以事匈奴國
耗大半矣而猶屢未之勝後世猶傳其良將豈非
以身自終邪_漢憲率羌胡邊雜之師一舉而空
朔庭至乃追奔稽落之表飲馬北轅之曲銘石真
非薦告清朝列其功庸兼茂於前多矣而後世莫
稱者章未舉以降其實也_降損是以下流君子所



P21 以后缺



P1

甚惡焉論語曰射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夫二三子得之

不過房帷之間非復搜揚仄陋選眾而登也當青病奴僕之時

反意也當青病奴僕之時當青病奴僕之時

官至封侯青失曰人奴之生實將軍念咎之日謂太后問

誅之乃庸力之不暇思鳴之無晨實將軍念咎之日謂太后問

何意裂膏腴享崇號乎東方朔稱用之則為虎不

用則為鼠信矣以此言之士有懷琬琰以就煨塵

者亦何可支哉心計也亦何可計言其多也

章字伯向少好學有文章與馬融崔瑗同好更相

推薦融集與實伯向書曰孟陵推薦融集與實伯向書曰孟陵

處曰彼至有牛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既而歎曰

凡殖貨財產貴其能施賑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

散以班昆弟故舊身衣羊裘皮袴王莽末四方兵

起莽從弟衛將軍林廣招雄俊乃辟援及同縣原

涉為掾涉字巨先薦之於莽涉字巨先薦之於莽

真野為增山連率莽改上郡為增山連率亦太守也莽去典

與援俱去復避地涼州世祖即位世祖即位

詔洛陽帝遣真復郡卒於官留西州魏璽甚

敬重之以援為綏德將軍與決籌策是時公孫述

敬重之以援為綏德將軍與決籌策是時公孫述

稱帝於蜀頭使接往觀之接素與述同里開

相與述同里開相善以為既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

盛陳陞衛以延接入交拜禮畢使出就館更為接

制都布單衣東觀記曰都作各史記曰各布千匹前書音義

曰各布白疊布也何承天纂文曰都致錯在無交讓冠會百官於宗廟

中立舊交之位述鸞鳥旗旄騎詳在公躡就重

折而入禮折者屈身如禮饗官屬甚盛欲授接以封

侯大將軍位賓客皆樂留接曉之曰天下雄雌未

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哺食也史記周公誠伯禽曰吾

夫天下與圖成敗反修飾邊幅言若布帛脩整其邊幅也

無遷如偶人形禮記曰謂為偏者不仁鄭玄云偏偶人此

子何是父稽天下士乎稽留也因辭歸謂頭曰子陽

井底蛙耳言述志識補挾如坎而妄自尊大不如專

意東方建武四年冬頭使接奉書洛陽接至引見

於宣德殿世祖迎笑謂接曰卿邀游二帝閒今見

卿使人大慙接頓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非獨君

擇臣也臣亦擇君矣家語曰君擇臣而任臣與公孫述

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陞戰而後進臣臣今遂

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東觀記曰接

黃門引入持上在宣德殿南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詭客

廉下但憤坐云簡易也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詭客

耳接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盜猶今見
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負也帝
壯之援從南幸黎立轉至東海及還以為待詔
使太中大夫來款持節送援西歸隴右隗與與援
共卧起問以東方流言及京師得失流猶傳也援說與與
曰前到朝廷上引見數十東觀記曰每接燕語自夕
至旦才明勇略非人敵也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
闊達多大節略與高帝同經學博覽政事文辯前
世無比與與曰卿謂何如高帝援曰不如也高帝無
可無不可此論語孔子自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又

不喜飲酒與與意不憚曰如卿言及復勝邪然雅信

援故遂遣長子恂入質援因將家屬隨恂歸洛陽

居數月而無它職任援以三輔地曠土沃而所將

賓客很多乃上書求乞田上林苑中帝許之會隗

囂用王元封更狐疑援故曰狐疑援數以書記責譬

於囂怨怨援肯已得書增怒其後遂發兵拒漢援

乃上疏曰臣援自念歸身聖朝奉事陛下本無公

輔一言之薦左右為容之助鄒陽書曰蟠木成萬臣

不自陳陛下何因聞之夫居前不能令人輕居後
不能令人軒言為人無所輕重也詩云與人怨不能為

言為人無所輕重也詩云

與人怨不能為

人患臣所恥也故敢觸冒罪忌昧死陳誠臣與隗
臨本實交友初蹠遣臣東謂臣曰本欲為漢願足
下往觀之於汝意可即專心矣及臣還反報以赤
心實欲導守之於善非敢請以非義而蹠自快姦心
盜憎主人左傳晉伯宗妻曰盜憎主人人民惡其上怨毒之情遂歸於臣巨
欲不言則無以上聞願聽詣行在所極陳滅蹠之
術得空函腹申愚策退就隴畝死無所恨帝乃召
援計事援具言謀畫因使援將突騎五千往來游
說蹠將高峻任禹之屬下及羗豪為陳禍福以離
蹠支黨援又為書與蹠將楊廣使曉觀於蹠曰春

卿無恙春卿揚廣字前別翼南天水翼南縣也寂無音驛援問還

長安因留上林竊見四海已定兆民同情而季孟

閉拒背畔為天下表的表德標也言為標準謂射的也常言背畔之罪為天下所指射也

懼海內切齒思相屠裂故遺書戀戀以致側隱之

計乃聞季孟歸罪於援而納王游翁詒邪之說游翁

王元字也自謂函谷以西舉足可定以今而觀竟何如

邪援問至河內過存伯春存猶問也見其奴吉從西方

還說伯春小第仲舒望見吉欲問伯春無它否竟

不能言曉夕號泣婉轉塵中又說其家悲愁之狀

不可言也夫怨誰可刺不可毀援聞之不自知泣

五

下也援素知季孟孝愛曾閱不過夫孝於其親豈

不慈於其子可有子抱三木而跳梁妄作自同分

美之事乎三木者謂桎梏及械也司馬遷曰衣赭關三木分美謂樂羊也解見公孫述傳季孟平生

自言所以擁兵眾者欲以保全父母之國而完墳

墓也又言苟厚士大夫而已而今所欲全者將破

亡之所欲完者將毀傷之所欲厚者將反薄之

季孟嘗折愧子陽而不受其爵魏猶今更共陸陸猶陸

碌欲往附之將難為顏乎若復責以重節當安從

得子主給是哉往時子陽獨欲以王相待謂欲封為

而春卿拒之今者歸老更欲低頭與小兒曹孟

權而食併有側身於怨家之朝乎字林併音卑正反男兒弱

死何傷而拘游哉游浮也今國家待春卿意深宜使

牛孺卿與諸耆老大人大人謂共說季孟若訂畫不

從貞可引領去矣前披輿地圖見天下郡國百有

六所奈何欲以區區二邦以當諸夏百有四乎春

卿事季孟外有君臣之義內有朋友之道言君臣

邪固當諫爭語朋友邪應有切磋骨曰切象曰差言朋

器也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豈有知其無成而但萎腰咋舌又乎

從族乎萎腰實弱也萎音於罪反腰音乃罪反及今成計殊尚善也過是

欲少味矣以食且來君叔天下信士朝廷重之其

意依依常獨為西州言援商朝廷允欲立信於此
靖度必不負約援不得久留願急賜報廣竟不答
八年帝自西征踰至漆漆縣屬諸將多以王師之
重不宜遠入險阻計穴豫未決穴行貌也義兒說文豫亦未定也穴音以林反
會召援夜至帝大喜引入具以羣議質之質音白也援
因說隗囂將帥有去崩之執兵進有必破之狀又
於帝前聚米為山谷指畫形執開示衆軍所從道
徑往來分析曲折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明
旦遂進軍至第一踰衆大潰第一解見九年拜援
為太中大夫副來欵監諸將平涼州自王莽末西

羌寇邊遂入居塞內金城屬縣多為虜有來欵奏
言隴西侵殘非馬援莫能定十一年夏置書拜援
隴西太守援廼發步騎三千人擊破先零羌於臨
洮斬首數百級獲馬牛羊萬餘頭守塞諸羌八千
餘人詣援降諸種有數萬屯聚寇鈔拒浩豐隘浩音告門縣名屬金城郡浩水名也
與揚武將軍馬成擊之羌因將其妻子輜重移阻
於允吾谷允吾音鈔牙援乃潛行間道掩赴其營羌大
驚壞復遠徙唐翼谷中援復追討之羌引精兵聚
北山上援陳軍向山而分遣數百騎繞襲其後乘

夜放火擊鼓叫譟虜遂大潰凡斬首千餘級援以

兵少不得窮追收其穀糧畜產而還援中矢貫脛

帝以爾書勞之賜牛羊數千頭後蓋班諸賓客是

時朝臣以金城破羌之西破羌縣在金城郡西城在今鄯州湟水縣西塗遠

多寇議欲棄之援上言破羌以西城多完牢易可

依固其田土肥壤無灌溉流通如令羌在湟中

湟水名據前書出金城臨羌縣東至允吾入河今鄯州湟水縣取其名也一名樂都水則為害不休不

可弃也帝然之於是詔武威太守東觀記曰令悉還

金城客民金城客人在城或看歸者三千餘口使各反舊邑援

奏為置長吏繕城郭起塢候字林曰塢小障也一日小城字或作陽音一古反

開導水田勸以耕牧郡中樂業又遣羌豪楊去臂

說塞外羌皆來和親又武都氐人背公孫述來降

者援皆上復其侯王君長賜印綬帝悉徙之乃罷

馬成軍十三年武都參狼羌與塞外諸種為寇殺

長吏援將四千餘人擊之至西道縣西郡縣屬龍道縣

夷曰羌在山上援軍據便地奪其水草不與戰羌

遂窮困豪帥數十萬戶亡出塞諸種萬餘人悉降

於是隴右清靜後務閑寬信恩以待下任吏以職

但總大體而已賓客故人日滿其門諸曹時白外

事援輒曰此丞掾之任何足相煩續漢志曰郡當置丞掾丞為長史又置諸曹

振頌哀老子使得遊若大姓侵小民黠羌欲夜

距此乃太守事耳從之貌傍縣嘗有報仇者吏民驚

言羌反百姓奔入城郭狄道長詣門狄道屬隴西郡今蘭州縣也

請閉城發兵後時與賓客飲大笑曰燒虜何敢復

犯我燒虜即燒羌也燒狄道長歸守寺舍燒俞也寺舍官舍也良怖急

者可林下伏良甚也後稍定郡中服之視事六年徵

入為虎賁中郎將初授在隴西上書言宜如舊鑄

五銖錢事下三府三府奏以為未可許事遂寢及

援還從公府求得前奏難十餘條乃隨牒解釋東觀

記曰凡十三難後一更其表言帝從之天下賴其便後

一解之條奏其狀也

自還京師數被逆見為人明須髮眉目如畫東觀漢記曰後長

七天五寸色理髮膚閑於進對尤善述前世行事每

言及三朝長者下至閭里少年皆可觀聽自皇太

子請王侍聞者莫不屬耳志倦又善兵策帝常言

伏波論兵與我意合每有所謀未嘗不用初卷人

維記卷縣名屬河南郡故城在今鄭州原武縣西北也誤言稱神有弟子數

百人坐伏誅後其弟子李廣等言記神化不死

以誑惑百姓十七年遂共聚會徒黨攻沒皖城皖縣

名屬廬江郡今舒州懷寧縣皖音下板反又下管反殺皖侯劉闔自稱南岳大

師遣謁者張宗將兵數千人討之復為廣所敗於

正統十年刊

是使後發諸郡兵合萬餘人擊破屠等斬之又交

吐女子徵側及女弟徵貳反徵側者蕘冷縣雜將之女也嫁為朱武為人詩家妻其

雄勇交吐太守孫定以去繩之則怒怒故反攻沒其郡九真日南合浦儋莫

皆應之寇略嶺外六十餘城側自立為王於是璽

書拜授伏波將軍東觀記曰授上書臣所假代發將軍印書伏字大外馮城率今印字字為白下

羊丞四下羊射印白下人人下羊即一縣長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符印以為信也所宜齊同為曉古文字者事

下大司空正郡以扶樂侯劉隆為副扶樂縣名督樓

船將軍段志等南擊交趾軍至合浦而志病卒詔

授并將其兵逐緣海而進隨山刊道千餘里到除

十八年春軍至浪泊上與賊戰破之斬首數千級

降者萬餘人援追徵側等至林谿數敗之賊迹散

走明年正月斬徵側徵貳傳首洛陽越志云徵側兵起都蕘冷縣及

馬後討之奔入金溪允中二年乃得之封援為新息侯食邑三千戶援乃

擊牛醢酒勞饗長軍士醢酒有蕪毛養注云以佳日醢醢音所宜反從容

謂官屬曰吾從弟少游常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

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周禮曰車人為車行澤者欲短

轍行山者欲長轍短轍則利長轍則安也御款段馬款猶緩也言為郡掾形段遲緩也

史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致求盈餘但自苦

且當吾在浪泊西里聞虜未滅之時下潦上霧毒

氣熏蒸仰視飛鳥跼跼墮水中為鵠也跼音都隸泰隸二反

卷之四十四

五

卧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也今賴士大夫之力
被蒙大恩猥先諸君紆佩金紫且喜且慙吏士皆
伏稱萬歲後將樓船大小二千餘艘戰士二萬餘
人進擊九真賊徵側餘黨都羊等自無功至居風
無功居風二縣名並屬新獲五千餘人嶠南悉平嶠嶺
九真郡居風今愛州嶠南悉平
爾雅曰山銳而高曰嶠嶠音渠嶠反廣州嶠南悉平
記曰後到交趾立銅柱為漢之極界也後奏言西于縣
戶有三萬二千西于縣屬交趾郡故城在遠界去廷
今交州龍編縣東也遠界去廷
千餘里庭縣請公為封溪望海二縣許之封溪望
海縣並
屬交後所過輒為郡縣治城郭穿渠灌溉以利其
民條奏越律與漢律較者十餘事較非與越人

申明舊制以約束之自後駢越奉行馬將軍

事駢越二十一年秋振旅還京師軍吏經瘴疫死者

十四五賜拔兵車一乘朝見位次九卿後好騎善

別名馬於交趾得駢越銅鼓乃鑄為馬式式法

行地莫若馬史記平準書曰以為在馬者甲兵之本

國之大用安寧則以別尊卑之序有變則以濟遠

近之難昔有騏驥一日千里伯樂見之昭然不惑

伯樂秦穆公時善相馬者也桓寬蓋論曰騏驥

負鹽車垂頭於太行之坂見伯樂則噴而長鳴近世有西

河子與亦明相法子與傳西河儀長孺長孺傳茂
陵丁君都君都傳成紀楊子阿臣接嘗師事子
阿受相馬骨法考之於事較有驗功臣愚以為傳
聞不如親見視景不如察形今欲形之於生馬則
骨法難備具又不可傳之於後考武皇帝時善相
馬者東門京東門姓也鑄作銅馬法獻之有詔立
馬於魯班門外則更名魯班門曰金馬門臣謹依
儀氏箝中帛氏口齒謝氏脣髻丁氏身中儀此數
家骨相以為法接銅馬相法曰水火欲分明水火在鼻兩
孔間也上脣欲急而方口中欲緩而脣光
此馬千里領下欲深下脣欲緩牙欲前向牙欲去齒一寸則四
百里牙切鋒則千里目欲滿而澤腹欲光膝欲小季助欲長

薄欲厚而後懸薄股也膝下欲平滿汗清欲深長而膝本馬
欲起肘腋欲開膝欲方蹄欲厚三寸堅如石鞞音居奇反

高三尺五寸圍四尺五寸有詔置於宣德殿下以
為名馬式焉初接軍還將至故人多迎勞之平陵
人孟真名有計謀於坐賀接接謂之曰吾望子有
善言反同眾人邪昔伏波將軍路博德開置七郡
裁封數百戶漢書曰平南越以為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
趾九真日南朱崖儋海九郡今此言七郡則
與前書不同也今我微勞猥饗大縣功薄賞厚何以能長
父乎先生奚用相濟真曰愚不及接曰方今匈奴
烏桓尚擾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
以馬革裹屍還葬耳何能卧牀上在兒女子手中

邪莫曰諒為烈士當如此矣還月餘會匈奴烏桓

寇扶風援以三輔侵擾園陵危逼因請行許之自

九月至京師十二月復出屯襄國襄國縣名屬魏國今邢州龍崗縣也

詔百官祖道援謂黃門郎梁松嘗固曰凡人為貴

當使可賤如卿等欲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執忠

鄙言松後果以貴滿致災固亦幾不免明年秋援

乃將三千騎出高柳行鴈門代郡上谷障塞烏桓

候者見漢軍至虜遂散去援無所得而還援嘗有

疾梁松來候之獨拜牀下援不荅松去後諸子問

梁伯孫帝婿松尚舞噴公主爾雅曰女子之夫為婿貴重朝廷公卿

已下莫不憚之大人奈何獨不為禮援曰我乃松

父友也統松也雖貴何得失其序乎禮記曰見父之

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松由是恨之二十四年

武威將軍劉尚擊武陵五溪蠻夷元注水經云武

備漢西溪無溪辰溪悉是蠻夷所居故謂五溪蠻皆深

入軍沒援因復請行時年六十二帝怒其老未許

之援自請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

顧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矍鑠勇貌也東觀記

作矍或是翁矍音許縛反遂遣援率中郎將馬武耿舒劉臣孫

永等將十二郡募士及弛刑四萬餘人征五溪援

與送者訣謂友人謁者杜楷曰吾受厚恩年迫

餘日索索盡也常恐不得死國事今獲所願甘心瞑

目但畏長者家兒或在左右或與從事殊難得調

介獨惡是耳長者家兒謂權與子弟等介介猶耿耿也明年春軍至臨鄉

東觀記曰二月到武陵臨鄉也遇賊攻縣援迎擊破之斬獲二千餘

人皆散走入竹林中初軍次下雋下雋縣名屬長沙國故城今辰州沅

陵縣雋音字亮反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則路近而水嶮壺頭山名

也在今辰州沅陵東武陵記曰此山頭與東海石壺山相似神仙多所游集因名壺頭山也從充則塗

天而運遠充縣名屬武陵郡充音昌容反帝初以為疑及軍至耿

欲從充道援以為弃日費糧不如進壺頭極其

喉咽也充賊自破以事上之帝從援策三月進

營壺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甚士卒

多疫死援亦中病遂因乃穿崖為室以避炎氣記曰壺頭山邊有石窟即援所穿室也

室內有蛇如百斛船大云是援之餘壘也賊袁升險鼓譟

援輒曳足以觀之左右哀其壯意莫不為之流涕

耿舒與兄好時侯奔書曰前舒上書當先擊充糧

雖難運而兵馬得用軍人數萬爭欲先奮今壺頭

音不得進大眾怫鬱行死誠可痛惜前到臨鄉賊

無故自致若夜擊之即可殄滅伏波類西域賈胡

到一處輒止言似商胡所至之處輒停留賈音古以是失利令果疾

疾皆如舒言余得書奏之帝乃使虎賁中郎將梁

松乘驛書門援因代監軍會援病卒松宿懷不平

以援往遂因事陷之帝大怒追收援新息侯印綬

受其拜初兄子嚴敷並喜譏議喜音許吏反而通輕俠客

援前在交趾還書誡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

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論議人

長短妄是非正法謂譏刺也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

預聞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以後

言者施於結襦申父母之戒說文曰於交柱也詩云親

也儀禮也女施於結脫爾雅曰縞綾也郭璞注曰由今之

之儀禮也女施於結脫爾雅曰縞綾也郭璞注曰由今之

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

効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

無所失輕重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

願汝曹効也効伯高不得猶為謹勅之士所謂刻

鵠不成尚類鶩者也鶩鴨也效季良不得陷為天下

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訖今季良尚

未可知郡將下車輒切齒州郡以為言吾常為寒

心是以不願子孫効也季良名保京兆人時為越

騎司馬續漢書曰越騎保仇人上書訟保為行浮

續漢書曰越騎保仇人上書訟保為行浮

薄亂羣，惑衆伏波將軍萬里還書以誡兒子
而梁松實固以之交結將扇其輕偽敗亂諸夏書
奏帝召責松固以訟書及援誠書示之松固叩頭
流血而得不罪詔免保官伯高名述亦京兆人為
山都長山都縣屬南陽郡故城在今襄陽由此擢拜零陵
太守州也初授在交趾常餌葷菜實用能輕身省
慾以勝瘴氣神農本草經曰葷菜味甘微寒主風濕痺下氣除筋骨邪氣久服輕身益氣南
方意以實大援欲以為種軍還載之一車時人以
為南土珍怪權貴皆望之援時方有寵故莫以聞
及卒後有上書譖之者以為前所載還皆明珠

文犀犀之有文彩也馬武與於陵侯侯昱等昱司徒侯

皆以章言其狀帝益怒援妻孥惶懼不敢以喪還

舊坐裁買城西數畝地豪華而已裁僅也與境同豪華

連詣闕請罪帝乃出初書以示之方知所坐上書

訪究前後六上辭甚哀切然後得葬又前雲陽令

同郡朱勃詣闕上書曰臣聞王德聖政不忘人之

功周書曰記人之功忘採其一美不求備於衆論語曰

不使大臣怨乎不故高祖赦蒯通而以三禮葬由廣

蒯通就歸信背漢高祖赦通至釋不誅曰機初自稱齊王漢定

天下橫海以五百人保於海島高祖追橫橫自殺以王禮葬之

十六 正統十年刊

並見前書也

大臣曠然咸不自疑夫大將在外說言在

內微過輒記大功不計誠為國之所慎也故章邯

畏口而奔楚章邯為秦將使人請事至咸陽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使還報邯畏趙高讒言遂降項羽

燕將據聊而不下史記曰燕將攻下聊城人或讒之於燕燕將懼誅因保守聊城不敢歸聊即今

傳州聊或州也豈其甘心未規哉悼巧言之傷類也錄規

詩也詩云巧言如簧類善也竊見故伏波將軍新恩侯馬援拔自

西州欽慕聖義間關險難間關猶觸也觸冒萬死孤立

羣貴之間傍無一言之佐馳深淵入虎口豈復計

哉戰國策曰魏安釐王畏秦將入朝周訢上之曰許綰為宗

曰若入不出請狗寡人以首周訢對曰今有人謂厚入不測之

宗而狗臣以鼠首可乎訢之首個鼠首也囚王於不測之秦而向

三以首竊為王不取也司馬遷書曰垂餌虎口又曰夫人

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寧自知當要七郡之使徵封侯

之福邪八年車駕西討隗囂國計孤懸眾營未集

援建宜進之策卒使西州及吳漢下隴異路斷隔

唯獨仗道為國堅守士民飢困寄命偏刻援奉詔

由使銷慰邊眾乃招集豪傑曉誘羌戎謀如涌

泉小轉規規真也孫子曰戰如轉真遂救倒懸之急

石於萬仞之山者執也存幾亡之城幾音祈兵全師

遠因糧敵人隴異略平而獨守空郡授字音式兵動

有功師進輒克誅鋤先零緣入山谷猛怒力戰飛

矢貫脛又出征交趾坐多瘴氣援與妻子生訣

五十六 漢書卷之四十九

馬援傳

無悔吝之心各循遊斬滅微則克平一州南海蒼梧

文止曰南九間復南討立陷臨鄉師已有禁未竟而

死吏士雖疫援不獨存夫戰或以久而立功或以

速而致敗深入未必為得不進未必為非人情豈

樂父屯絕地不生歸哉惟援得事朝廷二十二年

北出塞漠南度江海觸冒害氣僵死軍事僵仆

名滅爵絕國土不傳海內不知其過衆庶未聞其

毀卒遇三夫之言橫被誣用之說韓子曰龐共與

鄭夫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鬼王信乎王曰否二人言王信乎

王曰否三人言王信乎曰寡人信龐共曰夫市無鬼明矣然三人

除並與宗親怖慄死者不能自列生者莫為之

臣竊傷之夫明主釀於用賞約於用刑高祖嘗與

陳平金四萬斤以閒楚軍不問出入所為豈復疑

以錢穀聞哉夫操孔父之忠而不能自免於讒此

鄒陽之所悲也史記鄒陽書曰昔者魯聽季孫之說而逐

之辯不能自詩云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

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詩小雅巷伯篇也畀與也

也此言欲令上天而平其惡惟陛下留思豎儒之

言言如豎豎無知也高無使功臣懷恨黃泉臣聞春

秋之義罪以功除言齊滅為桓公諱也以桓公嘗有繼絕存

言齊滅為桓公諱也以桓公嘗有繼絕存

亡之功故君聖王之祀臣有五義禮記曰夫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人則祀之以

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若援所謂以死勤事

者也願下公卿平援功罪宜絕宜續以厭海內之

望臣年已六十常伏田里竊感樂布哭彭越之義

前書曰彭越為梁王樂布為梁大夫使於齊越以謀反景首洛陽詔有收視者捕之布使還奏事越頭下祠而哭之

陳悲憤戰慄闕庭書奏報歸田里勃字叔陽年十

二能誦詩書常候援兄況勃衣方領能矩步續漢書曰

勃能說韓詩前書音義曰頸下施衿領辭言嫺雅嫺嫺

雅猶沈靜也司馬援裁知書見之自失況知其意

乃自酌酒慰援曰朱勃小器速成智盡此耳卒

當夜汝稟學子勿畏也稟受朱勃未二十石扶風

試守渭城宰渭城縣名故城在今咸陽縣東北前書音義

及援為將軍封侯而勃位不過縣令援後雖貴常

待以舊恩而卑侮之勃愈身自親及援遇讒唯勃

能終焉肅宗即位追賜勃子穀二千斛東觀記曰章

平陵今丞縣人故雲陽令朱勃建武中以伏波將軍爵士不

傳上書陳狀不顧罪戾懷旌善之志有烈士之風詩云無言

下辭無德不報其以縣見穀二千初援兄子壻王磐子

石字石磐王莽從兄平阿侯仁之子也莽敗磐擁

富貴居故國為人尚氣節而愛士好施有名江淮

間後游京師與衛尉陰興大司空朱浮齊王章共

相友善援謂姊子曹訓曰王氏廢姓也子石當屏

居自守而反游京師長者長者謂豪俠者也用氣自行多

所陵折其敗必也後歲餘磐果與司隸校尉蘇

丁鴻事相連坐死洛陽獄而磐子肅復出入北宮

又王侯即第援謂司馬呂种曰是援行軍之司馬也建武之元

名為天下重開自今以往海內曰當安耳但憂國

家諸子並壯而舊防未立舊防諸侯王子不許交通賓客若多通賓

客則大獄起矣卿曹戒慎之及郭后薨有上書者

以為蕭等受誅之家客因事生亂慮致負高任章

之變張敖為趙王其相負高高祖下禮趙王高取之置人壁中欲害高祖又在章父宣霍氏女婿坐謀反誅宣帝祠

昭帝廟章乃玄服夜入廟待帝至欲為逆發覺伏誅並見前書帝怒乃下郡縣收捕諸

王賓客更相牽引死者以千數呂种亦豫其禍臨

命歎曰馬將軍誠神人也永平初援女立為皇后

顯宗圖畫建武中名臣列將於雲臺雲臺在臺南宮也以椒

房故獨不及援東平王蒼觀圖言於帝曰何故不

畫伏波將軍像帝笑而不言至十七年援夫人卒

乃更脩封樹起祠堂建初三年肅宗使五官中郎

將持節追策諡援曰忠成侯四子廖防光客鄉客

鄉幼而岐嶷年六歲能應接諸公專對賓客嘗有

內沈敏援甚奇之以為將相器故以客卿字焉張

虞卿並為客卿故取名為事見史記援卒後客卿亦天沒

論曰馬援騰聲三輔遨遊二帝及定節立謀以二

時主將懷負鼎之願蓋為千載之遇焉伊尹負鼎以千湯光武與

賈融書曰千載之遇也然其戒人之禍智矣謂誠實固果必正

也而不能自免於讒隙豈形名之際理固然乎居

名之地讒構易與而能免之者少矣夫利不在身以之謀事則智慮宗

私已以之斷義必厲誠能回觀物之智而為反身

之察若施之於人則能恕白鑒其情亦明矣之見

智自見之謂明以自見之明為見人之用其於物理豈不通乎

廖季敬平少以父任為郎東觀記曰廖少經清約

得嗣明德皇后既立拜廖為羽林左監虎賁中郎

將顯宗崩受遺詔典掌門禁遂代趙憙為衛尉

肅宗甚尊重之時皇太后躬履節儉事從簡約廖

慮美業難終上疏長樂宮以勸成德政曰臣案前

世詔今以百姓不足起於世尚奢靡故元帝罷服

官前書音義曰齊國舊有三服之官春獻冠情縱為首服統素為冬服輕緇為夏服元帝約省故罷之成帝御

浣衣哀帝去樂府哀帝即位詔罷鄭衛之音然而侈費

不自至於衰亂者百姓從行不從言也書曰違上所命從眾攸好

夫改政移風必有其本傳曰吳王好劍客百姓多

劍客百姓多

創廢楚王好細霽宮中多餓死墨子曰楚靈王好細長

安語曰當時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

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正帛斯言如

戲有切事實前下制度未幾後稍不行雖或更不

奉法良由慢起京師今陛下躬厚繒屨去華飾

素問所安發自聖性言儉素約簡此誠上合天心下

順民望浩大之福莫尚於此陛下既已得之自然

猶宜加以勉勗法太宗之隆德戒成哀之不終宗

孝文也玄默為化身衣七綵成帝下詔務崇儉約禁綺縠
女樂嫁娶矣埋過制唯青練人亦常服不禁哀帝初即也易
惟悵去錦綉乘輿帝緣綵繒而已成帝易曰不恒其德或

承之羞恒卦九三爻詞也巽下震上鄭玄注去其為進退不

誠令斯事一竟竟猶也則四海誦德聲薰天地薰猶

言芳也薰神明可通金石可勒而況於行任心乎况

於行令乎願置章坐便以當瞽人夜誦之音瞽人無

古者瞽師教國子誦六詩前書禮樂志云乃采詩夜太后深

納之朝廷大議輒以詢訪廖性質誠畏慎不愛權

執聲名盡心納忠不負毀譽五逸注楚詞有司連據

舊典奏封廖等累讓不得已建初四年遂受封為

順陽侯以特進就第每有賞賜輒辭讓不敢當

京師以是稱之子豫為步兵校尉太后崩後馬氏

失執廖性寬緩不能教勒子孫豫遂投書怨誅
又防光奢侈好樹黨與八年有司奏免豫遣廖

防光就封豫隨廖歸國考擊物故物無也故事也謂死也

後詔還廖京師永元四年卒和帝以廖先帝之舅

厚加賜賻使者弔祭主主會喪謚曰安侯子遵嗣

徙封程鄉侯遵卒無子國除元初三年鄧太后

詔封廖孫夔為潁陽侯

防字江平永平十二年與弟光俱為黃門侍郎肅

宗即位拜防中郎將稍遷城門校尉建初二年金

成隴西保塞羌皆反羌東吾燒當之後也以其父身拜吾降漢乃入居塞內欲稱保也

防行車騎將軍事以長水校尉耿恭副將北軍五

校兵及諸郡積射士三萬人擊之軍到與而羌衆

布橋等圍南部都尉於臨洮防欲救之臨洮道險

車騎不得方駕防乃別使兩司馬將數百騎分為

前後軍去臨洮十餘里為大營多樹幡幟揚言大

兵旦當進羌候見之馳還言漢兵盛不可當明旦

迹鼓譟而前羌虜驚走因追擊破之斬首虜四千

餘人迹解臨洮圍防開以恩信燒當種皆降唯

布橋等二萬餘人在臨洮西南望曲谷鄯元注水經云望曲在臨

洮西南去龍桑城二百里十二月羌又敗耿恭司馬及隴西長史於

和羅谷死者數百人明年春防遣司馬馬夏駿
將五千人從大道向其前潛遣司馬馬彭將五
千人從間道衝其心腹又令將兵長史李調等將
四千人繞其西二道俱擊復破之斬獲千餘人得
牛羊十餘萬頭羌退走夏駿追之反為所敗防乃
引兵與戰於索西又破之索西縣名故城在今岷州和政
縣東亦名臨洮東城亦謂之赤
城沙州記云從東北至西北一
百二十里東北即謂此城布橋迫急將種人萬餘降
詔徵防還拜車騎將軍城門校尉如故防貴寵最
盛與九卿絕席光自越騎校尉遷執金吾四年封防
潁陽侯光為許侯兄弟二人各六千戶防以顯宗

寢疾入冬醫藥又平定西光增邑千三百五十

戶屢上表讓位俱以特進就第皇太后崩明年拜

防光祿勳光為衛尉防數言政事多見採用是冬

始施行十二月迎氣樂防所上也斛見章子鉅為

常從小侯以小侯故得六年正月以鉅當冠禮記曰二

禮曰士冠筮於廟門主人玄冠朝服有司如主人服卒旅古言吉

者不言即筮遠日如初前期三日筮賓如來日之歲東服于房中西

禱下東頌此上始如初布冠次加弁次加爵并嫡子冠於旅以著

代也三加而彌尊冠而字之敬其名也祝曰令月吉辰加爾元服弁

爾幼志順特拜為黃門侍郎肅宗親御草臺示殿陳

鼎俎自臨冠之明年防復以病乞骸骨詔賜故中
山王田廬中山王焉以郭太后少子故獨留京師建武三十年

封中山永平二年就國故以其田廬賜防也

以特進就第防兄弟貴盛奴婢各十人已上資產
巨億皆買京師膏腴美田又大起弟觀連閣臨
道彌亘街路多聚聲樂曲度比諸郊廟曲度謂曲節度也
賓客奔湊四方畢至京兆社篇之徒數百人常為
食客居門下刺史守令多出其家歲時賑給鄉閭
故人莫不周給防又多牧馬畜賦斂羌胡帝不喜
之數加譴勅所以禁遏甚備由是權執稍損賓客
亦襄八年因兄子豫怨謗事有司奏防光兄弟奢
侈踰濫濁亂聖化悉免就國臨上路詔曰舅氏一
門俱就國封四時陵廟無助祭先后者朕甚傷之

其令許侯思憊田廬有司勿復請留之於京中出以奉

朕渭陽之情渭陽詩秦風也秦康公送舅晉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其詩曰我見舅氏如母存

焉為尤為八小心周密喪母過哀東觀記曰光遭母喪帝哀慟感傷形骸骨立

以是特親愛之乃復位特進子康黃門侍郎永元

二年光為太僕乘為侍中及竇憲誅光坐與厚

善復免就封後憲奴誣光與憲逆自殺東觀記曰奴名玉當初竇

氏有事上當亡私從光乞不與恨懷挾欲中光官捕得王當田吉言將與憲有惡諫光以校誣不能自明乃自殺光死後憲他奴郭苞自出證明光憲無惡言光子即上書迎光喪葬書詔許之家屬歸本部本部復

殺康而防及廖子遵皆坐徙封丹陽防為程鄉侯

相歲限三百萬不得臣吏民防後以江南下涇上

書之歸本郡和帝聽之十三年卒子鉅嗣後為長
水校尉末初七年鄧太后詔諸馬子孫還京師隨

四時見會如故事復紹封光子朗為合鄉侯

嚴字威卿父余王莽時為揚州牧嚴少孤東觀記余卒時嚴七

歲依嚴父九江連空平阿侯王述明年母復終會述失郡居

沛郡建武三年余外孫石扶風曹真為福安侯相迎嚴歸養視

之至四年叔父援從車駕東征過梧安乃將嚴兄弟西而好

嚴年十三至維陽留寄郎朱仲孫舍大奴步護視之也

擊劍習騎射東觀記曰嚴從其故門後乃白援從平原

揚太伯講學專心墳典能通春秋左氏東觀記曰從

元受因覽百家羣言遂交結英賢京師大人咸器

異之大長者仕郡督郵授常與計議變以家事

築敦字孺婦亦知名援卒後嚴乃與敦俱歸鄉

陵居鉅下汝錄注曰鉅下地名也二朝稱其美行號曰鉅下二卿

明德皇后既立嚴乃閉門自守猶復慮致譏嫌

遂更徙北地斷絕賓客永平十五年皇后勅使移

居洛陽顯宗召見嚴進對閑雅意甚異之有詔留

仁壽聞與校書郎杜璵班固班固武注記常

與宗室近親臨邑侯劉棻論議政事甚見寵幸

後拜將軍長史將北軍五校士羽林禁兵三千人
屯西河美稷美稷衛護南單于聽置司馬從事牧
守諸敬同之將軍勅嚴過武事祭蚩尤武庫掌兵器

百石前書者義曰蚩尤古天子阿曲觀其

好五兵故今祭之見高祖紀也帝親御阿閣也

去衆時人榮之肅宗即位徵拜御史中丞除子鱣

為郎鱣音時勸學省中勸也也前晉王鳳為班伯於成

其冬有日食之災嚴上封事曰臣聞日者衆陽之

長食者陰侵之徵言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尚書各言王者代天官人也故考績黜陟以明褒貶

尚書各三考黜陟明無功不黜則陰盛陵陽臣伏見方今

刺史太守專州典郡不務奉事盡心為國而司察

偏阿取與自己同則舉為七異異則中以刑法中

下仲不即垂頭塞耳採求財賂今益州刺史宋暉

揚州刺史倪說倪音丑子涼州刺史尹業等每行考

事輒有物故考按又選舉不實曾無貶坐是使臣

下得作威福也故事州部所舉上奏司直察能否

以懲虛實前書武帝元符五年初置司直比二千石掌

置司直居丞相府助督錄今宜加防檢式遵前制舊

丞相御史親治職事唯丙吉以年老優游不案吏

罪丙吉字少卿魯人也宣帝時為丞相掾中有於是宰府習

為常俗更共罔養以崇虛名罔養猶或未曉其職

便復遷徙誠非建官賦祿之意宜勅正百司各責

以事州郡所舉必得其人若不如言或以法令傳

曰上德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故火烈則人燬而畏之水懦則人狎而說之為政者寬以濟猛猛以

濟寬左傳鄭子產諫子如也如此緩御有體災青消矣

音亦書奏帝納其言而免酺等官建初元年遷五

官中郎將除三子為郎嚴數薦達賢能申解安結

多見納用復以五官中郎將行長樂衛尉事二年拜

陳留太守嚴高之職乃言於帝曰昔顯親侯嘗

誤先帝出兵西域置伊吾盧屯煩費無益又竇勳受

誅其家不宜親近京師是時勳女為皇后竇氏方

寵時有側聽嚴言者以告竇憲兄弟由是失權貴

心嚴下車明賞罰發姦慝郡界清靜時京師訛言

賊從東方來百姓奔走轉相驚動諸郡違急各以

狀聞嚴察其虛妄獨不為備詔書勅問使驛係道

嚴固執無賊後卒如言典郡四年坐與宗正劉軼

少府丁鴻等更相屬託徵拜太中大夫十餘日遷

將作六匠七年復坐事免後既為竇氏所忌遂不

復在位及帝崩竇太后臨朝嚴乃退居自守訓教

子孫永元十年卒於家時年八十二弟敦官至虎

賁中郎將嚴七子調固唯續融知名續字季

則七歲能通論語十三明尚書十六治詩博觀

羣籍善九章算術劉徽九章算術曰方田第一粟米第

輸第六盈不足第七順帝時為護羌校尉遷度遠將

軍所在有威恩稱融自有傳

校字伯威援之族孫也少孤依從兄毅共居業恩

猶同產毅卒無子校心喪三年東觀記曰毅張建初

中仕郡功曹舉孝廉及馬氏廢肅宗以校行義徵

拜謁者章和元年遷廣陵太守時穀貴民飢奏罷

鹽官以利百姓賑貧羸薄賦稅興復陂湖既田

二萬餘頃吏民刻石頌之東觀記曰校在廣陵蝗蟲入

歲租斛永元二年轉漢陽太守有威嚴稱大將軍

賈寔出屯武威校多奉軍費侵賦百姓寔誅坐抵

罪後數年江湖多劇賊以校為丹陽太守校發兵

掩擊皆禽滅之轉會稽太守治亦有聲轉河內太

守永初中坐事抵罪卒于家

贊曰伏波好功爰自襄隴南靜駱越西屠燒種徂

年已流壯情方勇明德既升家祚以興參之二起

防迹驕陵左氏傳曰宋正考甫三命益恭一命而後

兵命而偃三命而俯猶耨而耒亦莫敢侮

後漢書列傳卷第十四

內... 中... 事... 出... 行... 有... 人... 認... 其... 馬... 茂... 問...
人估... 濁... 事... 孔... 光... 稱... 為... 長... 者... 時... 嘗... 出... 行... 有... 人... 認... 其... 馬... 茂... 問...

列傳第十五

范曄

後漢書二十五

唐章懷太子賢注

卓茂

魯恭 弟丕

魏霸

劉寬

卓茂字子康南陽宛人也父祖皆至郡守茂元帝

時學於長安事將士江生

江生魯人江翁也昭帝時為博士號魯詩宗見前書習詩

禮及麻生等究極師法稱為通儒性寬仁恭愛鄉

黨故舊雖行能與茂不同而皆愛慕欣欣焉

人估... 濁... 事... 孔... 光... 稱... 為... 長... 者... 時... 嘗... 出... 行... 有... 人... 認... 其... 馬... 茂... 問...

事孔光光稱為長者時嘗出行有人認其馬茂問

曰子亡馬幾何時對曰月餘日矣茂有馬數年心知其謬默解與之挽車而去顧曰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歸我他日馬主別得亡者乃詣府送馬叩頭謝之茂性不好爭如此後以儒術舉為侍郎給事黃門遷密令密令洛州密屬也勞心諄諄視人如子諄諄謹之貌馳詩曰諫爾諄舉善言而教口無惡言吏人親愛而不忍欺之諫語曰密令為單父宰人忍欺人嘗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部謂所部也茂辭左右問之曰亭長為從汝亦乎為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人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邪人曰獨

聞賢明之君使人不畏吏吏不取人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既卒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為故人矣凡人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知相敬事也今鄰里長老尚故饋遺此乃人道所以相親視吏與民乎吏顧不當乘威力強請求耳凡人之生羣居雜處故有經紀禮義以相交接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邪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人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

且歸念之於是人納其詞吏懷其恩初茂到縣有
所發置吏人笑之鄰城聞者皆笑其不能河南郡
為置守令茂不為嫌理事自若東觀記曰守令與茂並
吏人不歸往守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平帝時天下大蝗河
南二十餘縣皆被其災獨不入密縣界督郵言之
漢書志曰郡縣有正部
部有督郵據以察諸縣也太守不信自出案行見乃服
焉是時王莽秉政置大司農六部丞勸課農桑
漢書志曰大司農部丞十一人部一刑
部一農桑今書及東觀記並言六部遷茂為京部丞密人
老少皆涕泣隨送及莽居攝以病免歸郡常為
下掾祭酒不肯作職吏更始立以茂為侍

續漢志曰侍中無與掌侍左右顧問
應對本有僕射一人中興轉為祭酒從至長安知更始政

亂以年老乞骸骨歸時光武初即位先訪求茂茂

詣河陽謁見東觀記曰茂時年七十餘矣乃下詔曰前密令卓茂

束身自修執節淳固誠能為人所不能為夫名冠

天下當受天下重賞故武王誅紂封比干之墓表

商容之問王子比干紂殺之商容殷賢臣武王入殷命問紂封
比干之墓命畢公表商容之問表旌顯也問里門也

事見史記今以茂為太傅封褒德侯食邑二千五百東觀記茂
侯官德賜凡杖車馬衣一襲絮絮五百斤譚復其復以茂

長子成為太中大夫次子崇為中郎給事黃門建

武四年薨賜棺槨家池重駕素服親臨送葬子崇

嗣從封沉鄉侯官至大司農沉鄉在琅邪宗李子夢

嗣夢音丑金反又所金反夢坐子訢嗣訢卒子隆嗣永元十五

年隆卒無子國除初茂與同縣孔休陳留祭勳安

衆劉宣楚國龍勝上黨鮑宣六人同志不仕王莽時

更名重當時休字子泉皇帝相守新都令新都縣也

後王莽秉權休去官歸家及莽篡位遣使齎玄纁

束帛請為國師遂歐血託病杜門自絕光武即位

求休勳子孫賜穀以旌顯之劉宣字子高安衆侯

不之從第知王莽當篡乃變名姓抱經書隱避林

藪建武初乃出光武以宣龍封安衆侯擢擢功十

賜為上谷太守勝鮑宣事在前書勳事在玄孫

邑傳

論曰建武之初雄豪方擾虺呼者連響舉城者相

皇虺虎怒也詩曰關如虺所固倥偬不暇給之日字書曰倥

給足也日從事車茂斷斷小宰無它庸能也斷猶專一

倚無時已七十餘矣而首加聘命優辭重禮其與

周燕之君表問立館何異哉更記無昭王即位欲廢齊

節事於是蘊憤歸道之賓蘊積越關阻拘宗族以

排金門者衆矣夫厚性寬中近於仁犯而不校鄰

於怨校報也鄰近也率斯道也怨悔曷其至乎

為人折怨也悔恨也

曾恭字仲康扶風平陵人也其先出於魯頃為
楚所滅遷於下邑因氏焉世吏二千石哀平間自
魯而徙祖父匡王莽時為義和有權數號曰智囊
匡設六竟之去以窮工高故曰權數父某建武初為武陵太守卒官時恭
年十二弟丕七歲晝夜號踴不絕聲郡中賜贈無
所受公羊傳曰乃歸服交禮過成人鄉里奇之十五
與母及丕俱居太學習魯詩高相時曾閉戶講誦絕
人問事兄弟俱為諸儒所稱學士爭歸之太尉趙
喜慕其志每歲時遺子問以酒糧皆辭不受問

恭憐丕小欲先就其名託疾不仕郡數以禮請謝
不肯應母強遣之恭不得已而西因留新豐教授
建初初丕舉方正恭始為郡吏太傅趙意聞而辟
之肅宗集諸儒於白虎觀恭特以經明得召與其
議與趙意復舉恭直言待詔公車拜中牟令恭專
以德化為理不任刑罰訟人詐偽等事田累守令
不能決恭為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責輟耕相讓亭長
使人借牛而不肯還之牛主訟於恭恭召亭長勅
令歸牛者再三猶不從恭歎曰是教化不行也欲
解印綬去掾史泣涕共留之掾史如郡亭長乃慙

悔還牛詎獄受罪恭實不問音貫寬貸也音時夜反於是吏人信

服建初七年郡國螟傷稼大牙緣界不入中牟河

南尹表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廉之

仁如掾主獄屬河南南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上尹見表官儀廉察也

其傍傍有童兒親曰兒何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雉

親瞿然而起瞿音夕往反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君

之政迹耳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

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久留徒擾賢者耳

還府具以狀白安是歲嘉禾生恭便坐廷中便坐於便

則之處非正室也續漢書云恭謙不矜功封以言府府即善也廷以傲帝曰君以名德之屈中牟約產之川流行天降休應也

行而生甚嘉之因上書言狀帝異之會詔百官舉賢良

方正恭為中牟名士王方帝即徵方詎公車禮之

與公卿所舉同方致位侍中恭在事三年州舉尤

異會遭母喪去官吏人思之後拜侍御史和帝初

立議遣車騎將軍竇憲與征西將軍耿秉擊匈奴

恭上疏諫曰陛下親勞聖思日具不食憂在軍役

誠欲以安定北垂為人除患定萬世之計也臣伏

思之未見其便社稷之計萬人之命在於一舉

數年以來秋稼不熟人食不足倉庫空虛國無畜

積會新遭大憂人懷恐懼章帝崩也陛下躬大聖之德

履至孝之行盡諒陰三年聽於冢宰百姓闕然三

時不聞聲言躡之音三時秋夏冬也天子出警入暉和帝章和二年二月即也隨年春議擊匈奴帝在諫

莫不懷思皇皇若有求而不得禮記禮

軍役擾動天下以事戎夷誠非所以垂恩中國改

元正時由內及外也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

生猶父母愛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者則天氣為

之舛錯沉於人乎故愛人者必有天報昔大玉重

人命而去邪故獲上天之祐史記昔公孫后援公劉之業

皆怒欲戰古公曰人以我戰殺人父子子不忍為乃與國

人舉國扶立七勇弱盡歸於岐下旁國皆

夫戎狄者四方之異

氣也躡夷踞肆與鳥獸無別夷平也肆放也言平

居中國則錯亂天氣汙辱善人是以聖王之制羈

縻不絕而已字書曰羈馬絡頭也今邊境無事宜當

脩仁行義尚於無為令家給人足安業樂產夫人

道入於下則陰陽和於上祥風時雨覆被遠方夷狄重譯

而至矣易曰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易比卦辭也孚誠信也

言甘雨沛我之缶誠來有我而吉

夫以德勝人

者昌以力勝人者亡今匈奴為鮮卑所殺遠藏於史侯

古史考卷之五十五

七

何古公乃營築城郭室屋工邑之人皆歌頌其德武王即位追尊古公為大王

夷平也肆放也言平生路微也放無札也

字書曰羈馬絡頭也

今邊境無事宜當

易比卦辭也孚誠信也

出玉器也三強注云親

乎天下者信盈缶應者豈

一道而來故必有它吉也

比卦坤下坎上坤為土缶之象也坎為水雨之象也坎在

已坤上或曰甘雨沛我之缶有誠信則它人來附而吉也

河西去塞數千里而欲乘其虛耗利其微弱是非

義之所出也前大僕祭彤遠出塞外卒不見一胡而兵

已困矣永平十六年實固祭彤敗來苗等四道出擊匈奴固至六

也白山之難不絕如經白山即天山也言彤固侯擊匈奴固至大

曰中國不絕若經也都護陷沒士卒死者如積永平末年為者卒

陸殺吏士二千餘人迄今被其辜毒孤寡哀思之心未弭仁

者念之以為累息奈何復欲襲其迹不顧患難

乎今始徵發而大司農調度不足度者大反使者在道

水部督趣趣音行上下相迫民間之急亦已其矣

輔井涼少雨麥根枯焦生死日甚此其不合天心

之效也羣僚百姓咸曰不可陛下獨奈何以一人

之計奔萬人之命不卹其言乎上觀天心中察人

志足以知事之得失臣恐中國不為中國豈徒凶

奴而已哉惟陛下留聖恩休罷士卒以順天心書

奏不從每政事有益於人恭輒言其便無所隱諱

其後拜為魯詩博士由是家法學者日盛遷侍中

數召讌見問以得失賞賜恩禮寵異焉遷樂安相

章帝孫千乘王寵拒也和帝改千乘國為樂安國故城在今淄州高苑縣北

是時京州多盜賊

其渠帥張漢等率支黨降恭上以漢補博昌尉

精其渠帥張漢等率支黨降恭上以漢補博昌尉

傳昌縣屬千乘其餘遂自相捕擊盡破平之州郡以

安永元九年徵拜議郎八月飲酎齋會書臺詔

使小黃門特引恭前其夜拜侍中勅使陪乘勞問

甚渥冬遷光祿勳選舉清平京師貴戚莫能枉其

正十二年代呂蓋為司徒漢官儀曰呂蓋十五年從

廷侍南陽除子撫為郎中賜駙馬從駕駙馬也非正

馬副馬也駙馬也時第不亦為侍中兄弟父子並列朝廷後

坐事策免續美書曰坐族弟弘弼帝即位以恭為長

樂衛尉永初元年復代梁鮪為司徒漢官儀曰鮪字

人初和帝末下令麥秋得案驗薄刑而州郡好以

苛察為政因此遂盛夏斷獄恭上疏諫曰臣伏見

詔書敬若天時君順也尚書堯典曰乃命夏念萬民為

崇和氣罪非殊死且勿案驗進柔良退貧殘秦時

令言順月令所以助仁德順昊天致和氣利黎民者

此舊制至立秋乃行薄刑自永元十五年以來改

而刺史太守不深惟憂民息事之原進良

退殘之化月令曰孟夏命大尉贊梁後遂賢因以盛夏徵

召農人拘對考驗連滯無已司隸典司京師四方

是則漢官儀曰司隸校尉董領而近於春月分行諸部

託言勞來負人而無隱惻之實煩擾郡縣廉考非

急逮捕一人罪延十數逮及也辭所連上逆時氣下

傷農業案易五月始用事東觀記曰五月始用事始卦

之卦也本多經曰后以施令誥四方誥四方誥理也易始卦象曰

亦古字通言君以夏至之日

施命令止四方行者所以助微陰也易復卦曰先王以

所故夏至且上行也五行者尚止之況於逮召考掠奪

其時哉比年水旱傷稼人飢流冗放今始夏百

穀權輿陽氣胎養之時爾雅曰權輿始也萬自三月以

來陰寒不暖物當化變而不被和氣月令王宜斷

薄刑出輕繫行秋令則苦雨數來王穀下

又曰仲夏權重囚益其食御

人行秋令則草木零落酉之氣乘之也八月人傷於疫

大陵之為害也大陵星名夫斷薄刑者謂其輕罪已

正不欲令久繫故時斷之也臣愚以為今王宜夏之

制可從此令其夫獄案考皆以立秋為斷以順時

節有成萬物則天地以和刑罰以清矣初肅之時

斷獄皆以冬至之前自後論者互多駁異御太后

詔公卿以下會議恭議奏曰夫陰陽之氣相扶而

行發動用事各有時節是不當其時則物隨而傷

王者雖曾文不同而天道無變四時之政行之者

一月令周世所造而所據皆夏之時也謂氣候及星

時其變者唯正朔服色犧牲徽號器械而已夏以

為正服也犧牲徽號器械皆尚黑發以建丑為正尚白周以建子

為正尚赤周以夜半為朔殷以鷄鳴為朔夏以平旦為朔祭天地

宗廟曰歲十得吉日牲徽號器械故曰殷因於夏禮周因

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易曰潛龍勿用龍以喻陽氣

敵言十一月十二月陽氣潛藏未得用事雖鼎噓

萬物養其根亥亥草根也而猶盛陰在上地凍水

冰陽氣否隔閉而成冬故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

馴致其道至堅冰也易坤卦象辭也馴順也言陰以卑順

言五月微陰始起至十一月堅冰至也夫三

作因時為法孝章皇帝深惟古人之道助三王之

微定律著令三正三微也前書音義曰言陽氣始施萬物微

正天始施之端也二曰地統謂殷十二月建寅為正人始成之端也

冥承天心順物性命以致時雍然從變改以來年

歲不熟穀價常貴人不寧安小吏不與國同心者

率入十一月得死罪賊不問曲直便即格殺雖有疑

罪不復讞正一夫吁嗟王道為虧況於眾乎易十
一月君子以議獄緩死易中孚象詞也可令疑
罪使詳其法大辟之科盡冬月乃斷其立春在十
二月中者勿以報囚如故事報囚謂奏也後卒施行恭

再在公位選辟高第至列卿郡守者數十人而其
者舊大姓或不蒙薦舉至有怨望者恭聞之曰學
之不講是吾憂也講習也論語諸生不有鄉舉者乎
終無所言言人患學之不習耳若能究習自恭性謙退奏
議依經潛有補益然終不自顯故不以剛直為稱
三年以老病策罷六年年八十一卒於家以兩子
為郎長子謙為隴西太守有名績謙子旭官至太
僕從獻帝西入關與司徒王允同謀共誅董卓及
李惟入長安旭與允俱遇害

王字叔陵性沈深好學孳孳不倦孳孳不怠之意遂杜絕

交游不答候問之禮士友常以此短之而不欣然
自得遂兼通五經以魯詩尚書教授為當世名儒
後歸郡為督郵功曹所事之將無不師友待之建
初元年肅宗詔舉賢良方正太司農劉寬舉丕時
對策者百有餘人唯丕在高第除為議郎遷新野
令視事暮年州課第一擢拜青州刺史務在表賢
明慎刑罰七年坐事下獄司寇論司寇刑名也決罪曰論
言奏而論決之前之曰元和元年徵再遷拜趙相門生就學者常百
餘人關東號之曰五經復興魯叔陵趙王商嘗欲
避疾商趙王孫便時移住學官丕止不聽李官謂王乃

上疏自言詔書下不不奏曰臣聞禮諸侯並死於

路寢大夫卒於嫡室禮喪大記之文死生有命未有

逃避之典也學官傳五帝之道修先王禮樂教化

之處王欲廢塞以廣游讌事不可聽詔從不言王

以此憚之其後帝巡狩之趙特被引見難問經傳

厚加賞賜在職六年嘉瑞屢降吏人重之永元二

年遷東郡太守不在二郡為人修通溉灌百姓殷

富數為達幽隱名士續漢書曰為王龔等皆備惟慳近明年拜陳留

太守視事二尋後坐粟負人不實徵司寇論十一

年復徵再遷中散大夫續漢志曰秩六百石無異時侍中賈

不道執深明且見任用和帝因朝會召見諸儒不

與侍中賈逵尚書令黃香等相難數事帝善不

說罷朝特賜冠履履鞋衣一襲不因上疏曰臣以

愚頑顯備大位犬馬氣衰復得進見論難於前無

所甄明蠟別衣服之賜誠為優過臣聞說經者傳

先師之言非從已出不得相讓相讓則道不明若

規矩權衡之不可枉也規圓也矩方也難者必明其據

說者務立其義浮華無用之言不陳於前故精思

不勞而道術愈善法異者各令自說師法博觀其

義覽詩人之旨意察雅頌之終始明舜禹皇陶之

義覽詩人之旨意察雅頌之終始明舜禹皇陶之

相戒尚書帝謂曰臣作朕股肱耳目禹戒舜曰安汝止慎乃

戒若時惟帝其顯周公箕子之所陳周必戒成王箕子為

武王陳洪範九疇觀乎人文化成天下為首對曰觀乎天

人之義並見尚書觀乎人文化成天下既廣納謇言謇言

以開四聰無令芻蕘以言得罪芻蕘者野人言也既

顯嚴火以求仁賢無使幽遠獨有遺失十二年遷

為侍中免永初二年詔公卿舉儒術篤學者大將

軍鄧隲舉不再遷復為侍中左中郎將再為三老

三老詳見明帝記也五年年七十五卒於官魏霸字喬卿濟陰句陽人也鮑音世有禮義

與魏兄霸同居州里慕其雍和建初中舉孝廉

遷和帝時為鉅鹿太守以簡朴寬恕為政掾史有

過必先諷其失不改者乃罷之吏或相毀訴霸輒

稱它吏之長終不及人短言者懷慙譖訟遂息永

元十六年徵拜將作大匠明年和帝崩與作順陵

時感天地凍中使督促數罰縣吏以厲霸霸撫循

而已初不切責而反勞之曰令諸卿波辱大匠過

也吏皆懷恩力作倍功延平元年代尹勤為太常

明年以病致仕為光祿大夫永初五年拜長樂衛

尉以病乞身復為光祿大夫卒於官

劉寬字文饒弘農華陰人也謝承書曰寬少學歐陽尚書京氏易尤明辨詩小傳

星官風角弄歷皆究極師法林為通儒未嘗與人爭執利之事也隅角也觀四隅之或与之也父崎順帝

時為司徒音立寬嘗行有人失牛者乃就寬車

中認之寬無所言下駕步歸有頃認者得牛而送

還叩頭謝曰慙負長者隨所刑罪寬曰物有相類

事容脫誤幸勞見歸何為謝之州里服其不校

也論語曰曾子桓帝時大將軍辟五選司徒長史

軍梁特京師地震特見詢問再遷出為東海相

王強曾孫延熹八年徵拜尚書令滎陽太守

三郡温仁多恕雖在舍言平未嘗反言

為齊之以刑民免而無取吏人有過但用蒲鞭罰

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事有功善推之自下災異

或見引躬克責每行縣止息亭傳輒引學官祭酒

及處士諸生執經對講續漢書曰博士祭酒秩六百石

有道者見父老慰以農里之言少年勉以孝悌之

訓人感德興行日有所化靈帝初徵拜太中大夫

侍講華光殿洛陽宮殿簿云華光殿在華林園內遷侍中賜衣一襲轉

中騎校尉遷宗正轉光祿勳熹平五年代許訓為

太尉漢官儀曰許訓靈帝頗好學執事引見寬常

令講經寬嘗於坐被酒睡伏被加也為酒所加帝問太

尉字季師平與人

射醉初寔仰對曰臣不敢醉但任重責大憂心如
醉帝重其言寔簡略嗜酒不好盥浴說文曰澡手京師
以為諺嘗坐客遣蒼頭市酒迂久大醉而還音既
啟客不堪之罵曰畜產寔須吏遣人視奴疑必自
殺顧左右曰此人也罵言畜產辱孰甚焉故言懼
其死也夫人欲試寔令患伺當朝會裝嚴已詎使
侍婢奉肉羹灑汗朝衣婢遽收之寔神色不異乃
徐言曰羹美爛汝手其性度如此海內稱為長者後
以日食策免拜衛尉光祿二年復代段熲為大司
在職三年以日變免又拜永樂少府

先策黃巾逆謀先策謂以事上聞封遂鄉侯六百

戶錄音中平二年卒時年六十六贈車騎將軍印

綬位特進謚曰昭烈侯子松嗣官至宗正

贊曰卓魯款款情愨德滿款款忠仁感昆蟲愛及

胎外體兒不寬朝臨政亦稱優緩

後漢書列傳卷第十五

後漢書卷第十六

伏湛字惠公琅邪東武人也九世祖勝字子賤所

謂濟南伏生者也湛高祖父孺武帝時客授東武

因家焉父理為當世名儒以詩授成帝為高密太

俚別自名學為高世玉寬傳也寬武帝玄孫廣陵王胥後也前

列傳卷第十六

范曄

後漢書二十六

唐章懷太子賢注

伏湛子賤

侯霸

宋弘

蔡茂郭賀附

馮勤

趙壹

牟融

韋彪族子義

伏湛字惠公琅邪東武人也九世祖勝字子賤所

謂濟南伏生者也湛高祖父孺武帝時客授東武

因家焉父理為當世名儒以詩授成帝為高密太

俚別自名學

為高世玉寬傳也寬武帝玄孫廣陵王胥後也前書儒林傳曰伏理字君游受詩於

有匡伏之孝故湛性孝文少傅父業教授數百人成
言別自名李也

帝時以父任為博之弟子五遷至王莽時為繡衣

執法武帝置繡衣御史王莽改御使督大姁遷後隊屬

王莽改河為後隊更始立以為平原太守時倉卒兵起天下

驚擾而湛獨晏然教授不廢謂妻子曰夫一穀不

登國君微膳禮記曰年穀不令民皆飢奈何獨飽乃

共食鹿麋糲糲糲米也九章筭術曰粟五十糲悉分奉祿以

賑鄉里來客者百餘家時門下督素有氣力謀欲

為湛起兵湛惡其惑眾即收斬之徇首城郭以示

姓於是吏人信向部內以安平平原一境湛所全

也光武即位知湛名儒舊臣欲令幹任內職幹主

徵拜尚書使典定舊制時大司徒鄧禹西征關中

帝以湛才任宰相拜為司直行大司徒事車駕

每出征伐常留鎮守總攝羣司建武三年遂代鄧

禹為大司徒封陽都侯陽都縣名屬城陽國故時彭

寵反於漁陽帝欲自征之湛上疏諫曰臣聞文王

受命而征伐五國五國謂西伯受命伐大夷伐必先詢之

同姓然後謀於羣臣加占著龜以定行事書曰謀及

上密又曰文生唯卜用克後受茲命詩大雅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故謀則成卜則吉戰則勝

其詩曰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弟兄以爾鉤援

與爾臨衝以伐崇庸詩大雅也仇匹也鉤援拂所引上城也

為无道宗國城守先退後伐左氏傳曰文王聞崇德亂而

故伐焉所以重人命俟時而動故參分天下而有

其二陛下承大亂之極受命而帝與明祖宗出入

四年而滅檀鄉制五校降銅馬破赤眉誅鄧奉之

屬不為無功今京師空匱資用不足未能服近而

先事邊外且漁陽之地逼接北狄黠虜困迫必求

其助又今所過縣邑尤為困乏種麥之家多在城

郭聞官兵將至當已收之矣大軍遠涉二千餘里

士馬罷勞轉糧艱阻今又欲報青齊中國之都而寇

賊從橫未及從化漁陽以東本備邊塞地接外虜

貢稅微薄安平之時尚資內郡況今荒耗豈足先

圖而陛下捨近務遠棄易求難四方疑怪百姓恐

懼誠臣之所惑也復願遠覽文王重兵博謀近思

征伐前後之宜顧問有司使極愚誠采其所長擇

之聖慮以中土為憂念帝覽其奏竟不親征時賊

徐異鄉等異鄉即獲索賊帥徐少也萬餘人據富平連攻之不下富平

縣名屬平原郡故城唯云願降司徒伏公帝知湛為

青徐所信向遣到平原異鄉等即日歸降護送洛陽湛雖在倉卒造次必於文德以為禮樂政化之

首顛沛猶不可違顛沛猶是歲奏行鄉飲酒樽遂

施行之其冬車駕征張步留湛居守時蒸祭高

廟蒸祭曰而河南尹司隸校尉於廟中爭論湛不

舉奏坐免六年徙封不其侯邑三千六百戶遣

就國不其縣名屬琅後南陽太守杜詩上疏薦湛曰

臣聞唐虞以股肱康文王以多士寧是故詩稱濟

濟書曰良哉大雅詩曰濟濟多士臣詩竊見故大司

徒陽都侯伏湛自行束脩訖無毀玷誌竟也行東

謂年十五篤信好學守死善道經為人師行為儀表

前在河內朝歌及居平原朝歌河內縣名也故城在今衛

吏人畏愛則而象之遭時反覆不離兵凶

持重有不可奪之志陛下深知其能顯以宰

相之重衆賢百姓仰望德義微過斥退久不復用

有識所惜儒士痛心臣竊傷之湛容貌堂堂國之

光輝雖儼也智略謀慮朝之謂數鬢髮厲志白首

不衰髮謂童子垂髮也實足以先後王室名足以光

示遠人先後相導也詩大雅曰子則有古者選擢諸侯

以為公卿是故四方回首仰望京師左傳曰鄭武公

上東觀記曰詩上書武公莊公所以砥礪蕃屏柱石之臣宜居

朝野柱石承棟樑也前書曰延年曰將軍為國柱石尚書大傳曰

同無以與責之輔可攝而不攝責之獨出入禁門補缺拾

遺臣詩愚慙不足以知宰相之才竊懷區區敢不

自為臣前為待御史上封事言湛公廉愛下好惡

分明累世儒學素持名信經明行修通達國政尤

宜近侍納言左右舊制九州五尚書令一郡二人

蓋舊制九州共選五人以五尚書令則一郡二人可以湛代類為執

事所非但臣詩蒙恩深渥所言誠有益於國雖死

無恨故復越職觸冒以聞十二年夏徵勅尚書撰

拜吏日未及就位因譙見中暑病卒賜祕器帝親

賜祠遣使者送喪脩冢二子隆翕翕嗣爵卒子光

嗣光卒子晨嗣

東觀記曰晨尚高平公主

晨謙敬博愛好學尤篤

以女孫為順帝貴人奉朝請位特進卒子無忌嗣

亦傳家學博物多識順帝時為侍中屯騎校尉永

和元年詔無忌與議郎黃景校定中書五經諸子

百家執術

中書內中之書也藝文志曰諸子凡一百八十九家言百家舉其成數也執謂書數射御術謂醫方卜筮

元嘉中桓帝復詔無忌與黃景崔寔等共撰漢

記又自采集右今刪著事要號曰伏侯注

其書上自黃帝

下盡漢質帝為無忌卒子質嗣官至大司農質卒

子完嗣尚桓帝女陽安長公主女為孝獻皇后

操殺后誅伏氏國除初日伏生已後世傳經學清

五

靜無競故東州號為伏不關

隆字伯文少以節操立名東觀記隆亦字伯明仕都督郵建

武二年詣懷宮光武其親接之時張步兄弟各擁

疆兵據有齊地拜隆為太中大夫持節使青徐二

州招降郡國隆移檄告曰乃者猾臣王莽殺帝盜

位宗室與兵除亂誅莽故羣下推立聖公以主宗

廟而任用賊臣殺戮賢良三王作亂盜賊從橫忤

逆天心三王見聖公傳卒為赤眉所害皇天祐漢聖哲應期

陛下神武奮發以少制衆故羣邑以百萬之軍潰

散於昆陽王郎以全趙之師志朋於邯鄲全趙謂舉趙之地

大彤高胡望旗消靡鐵脛五校莫不摧破梁王劉

永幸以宗室屬籍爵為侯王不知厭足自來禍棄

逐封爵牧守造為詐逆今虎牙大將軍屯營十萬

已援睢陽劉永奔迸家已族矣此諸君所聞也不

先自圖後悔何及青徐羣盜得此惶怖復索賊右

師即等六校即時皆降東觀記步張步遣使隨隆

遣其據詣關上書獻鯁魚東觀記三書云鯁以始備

一面附石夾明一名鯁魚音步角反其冬拜隆光祿大夫

復使於步并與新除青州牧守及都尉俱東詔隆

輒拜令長以下隆招懷綏緝多來降附帝嘉其功

比之鄴生鄴生鄴食其也說齊王下即拜步為東萊太守而劉永亦復遣使立步為齊王步今身受王爵究

豫未決宛暗以隆曉辭曰高祖與天下約非劉氏不

王今可得為十萬人欲留隆與共守二州

隆不聽餘州靖州來遂執隆而受永封

隆遣使上書曰臣隆使年壯大也受執凶逆

雖在困厄授命不顧死之知步反畔心不附之

願以時進兵無以臣隆為念臣隆得生到朝廷

誅有司此其大願若令沒身寇手以父母昆弟長

陛下累詔也陛下與皇太子永享萬國與天

無極帝得隆奏召父湛流涕以示之曰隆可謂有

蘇武之節武帝時蘇武使匈奴會衛律所將降者陰相與謀劫單于母關氏歸漢事發單于使衛律考其事召武受辭武

不屈節引佩刀自刺單于欲降武武不降被牧羊海上引恨不且

起操持節節盡落在匈奴中十九年乃得歸漢見前書也

許而遠求還也其後步遂殺之時人莫不憐哀焉五

年張步平車駕幸北海詔隆中弟咸收隆喪賜給

棺斂太中大夫護送喪事詔告琅邪作家以子瑗

為郎中

侯霸字君房河南密人也族父淵以宦者有才辯

任職元帝時佐石顯等領中書號曰大常侍成帝

時任霸為太子舍人漢官儀曰太子舍人選霸者最有威

良家子孫秩一百石

霸者最有威

空家累千金不事產業篤志好學師事九江太守

房元治穀梁春秋為元都講東魏記曰從鍾王莽初五

威司命陳崇舉霸德行遷隨宰王莽置五威司命將

隨縣名屬南陽郡今隨州縣也縣界曠遠濱帶江湖而亡命者多為

寇盜霸到即案誅豪猾分捕山賊縣中清靜再遷

為執去劉歆王莽傳曰置執法左右刺姦選能吏糾案執位

者無所疑憚後為淮平大尹政理有能名王莽改臨

平及王莽之敗霸保固自守保全一郡更始元年

遣使徵霸東魏記曰遣謁者侯盛刺百姓老弱相攜號

之遣使者車馬高道而外皆曰願乞侯君復留

其年民至乃戒乳婦勿得舉子侯君當去必不能

全使者慮霸託徵臨往必亂不敢授璽書具以狀

聞會更始改道路不通建武曰年光武徵霸與車

駕會壽春拜尚書令時無典故典朝廷又少舊臣

霸明習故事收錄遺文條奏前世善政法度有益

於時者皆施行之每春下寬大之詔奉四時之令

皆霸所建也月令春布德行夏施惠下人故明年代伏甚為

大司徒封關內侯在位明察守正奉公不回十三

年霸薨帝深傷惜之親自臨弔下詔曰惟霸積

善清操純節九年漢家舊制丞相拜日封為列侯

高祖以列侯為丞相武帝以元勳佐命皆盡朕以軍師表露
年公孫弘為丞相封平津侯因以為故事

功臣未封緣忠臣之義不欲相踰未及爵命奄然而終嗚呼哀哉於是追封諡霸則鄉哀侯食邑二千六百戶子晏嗣臨淮吏人共為立祠四時祭焉以沛郡太守韓歆代霸為太司徒歆字翁若南陽人以從攻伐有功封扶陽侯好直言無隱諱帝疾不能容嘗因朝會聞帝讀陳臨公孫述相與書歆曰亡國之君皆有才桀紂亦有才帝大怒以為激發歆又證歲將飢凶指天畫地言甚剛切坐免歸帝猶不釋復遣使宣詔責之司隸校尉鮑永

固請不能得歆及子嬰竟自殺歆素有重名死生

其罪衆多不厭厭音一兼反帝乃追賜錢穀以成禮葬

之成禮共禮也言不以非命而降其葬禮後千乘歐陽歆清河戴涉相代

為大司徒坐事下獄死自是大臣難居相任其後

河內蔡茂京兆王況王音肅魏郡馮勤皆得薨位況

字文伯性聰敏為陳留太守以德行人遷司徒

四年薨皇后徙封於陵侯於陵地名屬濟南郡故永平

中兼太僕是卒子建嗣建卒子昌嗣

朱弘字仲子京兆長安人也父尚成帝時至少府

長帝立以不附董賢獲罪弘少而憂嘆哀平

朕作侍中王莽時為共工王莽時為共工使徵弘逼迫不得已行至渭橋自投於水家人救
得出因佯死獲免光武即位徵拜太中大夫建武
二年代王梁為大司空封拘邑侯拘音所得租奉
分贍九族家無資產以清行致稱秩封道平侯帝
嘗問弘通博之士弘乃薦沛國桓譚才學洽聞幾
能及楊雄劉向父子幾音折洽來洽也幾近也前書班固
曰谷永經書又為譚進不能與洽如
於是召譚拜議郎給事中帝每燕輒
鼓琴好其繁聲弘聞之不悅悔於薦舉伺譚內
一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之

曰吾所以薦子者欲令輔國家以道德也而今數

進鄭魯以亂雅頌非忠正者也論語孔子曰惡鄭聲之
亂雅樂也史記曰鄭音

好盛進能能自改邪將令相舉以法乎譚頓首辭謝良

父乃遣之之後大會君幸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弘夫

其常度帝怪而問之弘乃離席免冠謝曰臣所以

薦桓譚者望能以忠正導主而今朝廷耽悅鄭聲

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使及服其後遂不得令譚給

事中弘推進賢士馮翊桓梁三十餘人或相及為

公卿者徵也弘常謙見御坐新屏風國書列女帝

數顧視之弘正容言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帝即

為撤之笑謂弘曰聞表則服可乎對曰陛下進德
臣不勝其喜時帝姊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
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曰
方且圖之後弘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
曰諺言貴易易交富易易妻人惟乎弘曰臣聞貧賤之
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稱謂主曰事不諧
矣弘在位五年坐考上黨太守無所據免歸第無
非數年卒無子國除弘弟嵩以剛彊孝烈著名
官至河南尹嵩子即章和問為太尉坐尚黨嘗憲
憲元歸本郡自殺由二子漢登登在儒林傳漢字

仲和以經行著名舉茂才四遷三四河太守永建元

年為東平相度遼將軍為東平王曾孫端相也立名節以威恩

著稱遷太僕上病自乞拜太中大夫卒策曰太中

大夫宋漢清修雪白正直無邪前在方外仍統軍

實仍煩也統項也軍實謂軍實懷柔異類莫匪嘉績戎車

載之邊人用寧予錄乃勳引登列因病退讓守

約彌堅將授三事未赴而終朝慙悼懼其愴然

詩不云乎肇敷戎功錫爾祉雅江漢之詩也言甫

昭公平淮夷王立長注云肇謀也敷其令將以相大夫會葬加

賜錢十萬及其在殯以全素絲羊亦羊之祭焉時

羔羊之皮素縵五純退食自公委委如也退食於公事行也

得子則字元矩為鄆陵令亦有名迹按同郡莫著

扶風法其稱為知人則子年十歲與蒼頭共擊

蒼頭弦斷矢激誤中之即死奴叩頭就誅則察而

怨之穎川荀爽深以為美時人亦服焉

論曰中興以後居台相總權衡多矣其能以任職

取名者豈非先遠業後小數哉謙謂禮也故惠

公造次急於鄉射之禮君房入朝先奏寬大之令

夫器博者無近用道長者其功遠蓋志士仁人所

為根心者也本也君子以之得固貴矣以之失亦

得矣以之得謂行道義而得固可貴矣以之失謂行道義而失亦為得也宋弘止繁聲戒淫

色其有關雎之風乎許存曰聞雎樂得淑女以配蔡

茂字子禮河內懷人也哀平閒以儒學頭徵式

博士對策陳災異以高等擢拜議郎遷侍中遇王

莽居攝以病自免不仕莽朝會天下擾亂茂素與

竇融善因避難歸之融欲以為張掖太守固辭不

就每所餉給計口取足而已後與融俱徵復拜議

郎再遷廣漢太守有政績稱時陰氏賓客在郡界

多犯吏禁茂輒糾案無所回避會洛陽令董宣舉

糾湖陽公主帝始怒收宣既而赦之茂喜宣剛正

欲令朝廷禁制貴戚乃上書曰臣聞興化致教必
由進善康國寧人莫大理惡陛下聖德係與再隆
大命即位以來四海晏然誠宜夙興夜寐雖休勿
休然頃者貴戚椒房之家數因恩執干犯吏禁殺
人不死傷人不論臣恐繩墨棄而不用繩墨論斧斤
廢而不舉斧斤謂刑戮也賈誼近湖陽公主奴殺人
西市而與主共輿出入官省通罪積日冤魂不報
洛陽令董宣直道不顧于主討姦陛下不先澄審
召欲加箠當宣受怒之初京師側耳及其蒙青天
下試見之者外戚憍逸賓客放濫宜勅有司案理姦

罪使執平之吏亦申其用以厭遠近不緝之清光

武納之也緝叶建武二十年代戴涉為司徒在職清

儉匪解二十三年薨于位時年七十二賜東園梓

棺賻會亡厚東園也主初在廣漢夢坐大殿極

上有三穗禾茂跳取之得其中穗輒復失之大者

音通乎為幾也極也以前主簿鄭賀賀離席慶

曰大殿者官府之形象也極而有禾人臣之上祿也

取中總是中台之位也於字禾失為失雖曰失之

乃所以得祿秩也衣職有關君其補之三公服衣

首衣衣衣故言衣龍詩曰旬月而茂徵焉乃辟賀為振

衣職有兩仲山南補之 十三

賀正為卿雒陽人祖父堅伯父游君並修清節不仕王莽質能明法累官建武中為尚書令在職六年曉習故事多所匡益拜荊州刺史引見賞賜恩寵隆異及到官有殊政百姓便之歌曰厥德仁明郭喬卿忠正朝廷上下平顯宗巡狩到南陽特見嗟歎賜以三公之服黼黻冕旒三公服衣冕黼若弁以六為之衣以帛玄上纁下黃八寸長尺六寸旒謂冕前後所垂玉也天子十二旒上公九旒勅行部去旌信帷使百姓見其容服以章有德每所經過吏人指以相示莫不榮之永平四年徵拜河南尹以清靜稱在官三年卒詔書愍惜賜車一乘錢四十萬

華字偉伯魏郡繁陽人也曾祖父揚宣帝時為

引農太守有八子皆為二千石趙魏間榮之號曰

萬石君焉兄弟形皆偉壯唯勤祖父偃長不滿十

尺常自恥短陋恐子孫之似也東觀記偃乃為子伉

娶長妻伉生勤長八尺三寸八歲善計計筭也初為

太守欽期功曹有高能稱期常從光武征伐政事

一以委勤勤同縣馮巡等舉兵應光武謀未成而

為康石侯廉等所反音勤乃率將老母兄弟及

宗親歸期期悉以為腹心薦於光武初未拔用後

乃除為郎中給事尚書東觀記魏郡太守建積以圖議

軍糧在事精勤遂見親識每引進帝輒顧謂左右
曰佳乎吏也由是使典諸侯封事勤善量功次輕
重國土遠近地執豐薄不相踰越莫不厭服為自
是封爵之制非勤不定帝益以為能尚書參事者
令總錄之司徒侯霸薦為前眾令閭揚揚素有議
帝常嫌之既見霸奏疑其有姦大怒賜霸璽書
曰崇山幽都何可偶崇山南裔也幽都北裔也俱對也言對
或之不可得流徙也尚書參事共工於
邪將殺身以成仁邪使勤奉策至司徒府勤還陳
霸本意申釋事理帝意稍解拜勤尚書僕射

職事十五年以勤勞賜爵關內侯遷尚書令拜大

農三歲遷司徒先是三公多見罪退帝賢勤欲

令以善自終乃因譙見從容戒之曰朱浮上不忠

於君下陵轍同列竟以中傷至今朱浮為大司空坐贖

逐受誅雖復追加賞賜賻祭不足以償不訾之身

能盡忠於國事在無二則爵賞光平當世功名列

於不朽可不勉哉勤愈恭約盡忠號稱任職勤毋

二八會見詔勅勿拜令御者扶上殿顧謂諸

會見詔勅勿拜令御者扶上殿顧謂諸

會見詔勅勿拜令御者扶上殿顧謂諸

王主曰使勤貴寵者此母也其見親重如此中元

元年薨東魏記曰中元元年薨為西幸長安同國後不勤無見前殿不日歸府因病喘逆上使大醫齊祝賞賜錢帛並

薨辛禕情之使者用祠賜東園松器贖贈有加勤

七子長子宗嗣至張液屬國都尉中子順尚平

陽長公主終於大鴻臚平陽主建初八年以順中

子奮襲主爵為平陽侯薨無子永元七年詔書復

封奮兄羽林右監勁為平陽侯奉公主之祀奮弟

由黃門侍郎尚平安公主章帝女也臣賢家東魏記亦

是勁薨子邕嗣邕延光中為侍中薨子留嗣

字伯陽南陽宛人也有少節操從兄為人所

卷集子熹年十五常思報之乃挾兵結客後遂往

復仇而仇家皆疾病無相距者熹因疾報殺非

仁者心且釋之而去顧謂仇曰爾曹若健遠相避

也仇皆卧自搏嗚搏也後病愈悉自縛詣熹熹

不與相見後竟殺之更始即位舞陰大姓李氏擁

城不下更始遣柱天將軍李寶降之不肯云聞宛

之趙氏有孤孫熹信義著名願得降之更始乃徵

熹年未二十既引見更始笑曰爾果曠豈能負重

致遠乎續角如謂東言小也禮即除為郎中行偏將軍事

使詣舞陰而李氏亦降熹因進入穎川擊詣不下

十六年

者歷汝南界還宛更始大悅謂喜曰卿名家駒勞
力勉之武帝胡州德為千里會王莽遣王尋三邑將兵
出關更始乃拜喜為五威偏將軍使助諸將拒莽
邑於昆陽光武破尋邑喜被創有戰勞還拜中郎
將封勇功侯更始敗喜為赤眉兵所圍迫急乃踰屋
亡走與所友善韓仲伯等數十人攜小弱越山阻徑出
武關仲伯以婦色美慮有彊暴者而已受其害欲
棄之於道喜責怒不聽因以泥塗仲伯婦面載以
鹿車身自推之風俗通曰俗說鹿車窄小載客一鹿每道逢賊或欲逼略
喜標言其病狀以此得免既入丹水丹水縣名屬南陽郡故城

今南陽丹水遇更始親屬皆裸跣塗炭飢困不能

言意見之悲感所裝練帛資糧悉

以與之新護歸鄉里時節奉反於南陽喜素與

奉喜數遺書切責之而譏者因言喜與奉合謀帝

以為疑及奉敗帝得喜書乃驚曰趙喜長者

也即徵喜引見賜鞞馬待詔公車時江充未賓道

路不通以喜守簡陽侯相喜不肯受兵亦觀記曰勃

備熱受兵二百人通利道路喜白上不單車馳之簡陽吏

民不欲內喜喜乃告壁呼城中大人示以國家威

信其帥即開門面縛自歸由是諸營皆悉降荊州

收蓋意才任理劇詔以為乎林侯相攻擊群賊安
集已降者縣邑平定後拜懷令大姓李子春先為
琅邪相豪猾并兼為人所患意下車聞其二孫殺
人事未發覺即窮詰其姦收考子春二孫自殺京
師為請者數十終不聽時趙王良疾病將終重駕
親臨王問所欲言王曰素與李子春厚今犯罪懷
令趙意欲殺之願乞其命帝曰吏奉法律不可枉
也更道它所欲王無復言既薨帝追感趙王乃賞
出子春其年遷意平原太守時平原多盜賊意與
諸郡討捕斬其渠帥餘黨當坐者數千人意上言

意止其身

公羊傳曰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

可一切徙京師近郡帝從

之乃悉移置潁川陳留於是擢舉義行誅鋤姦惡

後青州大蝗侵入平原界輒死歲屢有年百姓歌

之二十六年帝延集內戚讌會歡甚諸夫人各各

前言趙意篤義多恩往遭赤眉出長安皆為意

所濟活帝其妻居之後徵意入為太僕引見謂曰卿

非但為英雄所保也婦人亦懷卿之恩厚加賞賜

二十七年拜太尉賜爵關內侯時南單于稱臣烏

桓鮮卑並來入朝帝令意典邊事思為久長規規

也意上復緣邊諸郡幽并二州由是而定

後漢書卷之六十六

後漢書卷之六十六

從雲中五原人於常山居庸關至二十六年後令遷雲中五原東觀記曰草創苟合未有遷人蓋意至此請徙之今盡也三十年意上言宜封禪正三雍之禮中元元年從封泰山及帝崩意受遺詔與喪禮是時藩王皆在京師自王莽篡亂舊典不存皇太子與東海王等雜止同席宴章無序意乃正色橫劍殿階扶下諸王以明尊卑時藩國官屬出入官省與百僚無別意乃表奏謁者將護分止它縣諸王並令就邸唯朝朔入臨整禮儀嚴門衛內外肅然永平元年封鄯鄉侯三年春坐考中山相薛脩事不實免光武子中其冬代實融為衛尉八年代虞延行太尉事居

如貞後遭母憂上疏乞身行喪禮顯三遣使者為釋服賞賜恩寵甚渥意內典宿衛外幹宰職正身立朝未嘗懈惰及帝崩復與喪事再奉大行禮事脩舉肅宗即位進為太傅錄尚書事擢諸子為郎吏者七人長子代給事黃門建初五年意疾病帝親幸視及薨車駕馬往臨弔時年八十四諡曰正侯子代嗣官至越騎校尉永元中副行征西將軍劉尚征羌坐事下獄疾病物故和帝憐之賜秘器錢布贈越騎校尉節鄉侯印綬子直嗣官至步兵校尉直卒子淑嗣無子國除

牟融字子優北海安丘人也少博學以大夏侯尚

書教授大夏侯名勝門徒數百人名稱州里以司徒

茂才為豐令司徒舉為茂才也視事三年縣無獄訟

為州郡最司徒范滂遷薦融忠正公方經行純備宜

在本朝并上其理狀漢官儀曰范滂字子虛涿人也永平五年入代

鮑昱為司隸校尉多所舉正百僚皆懼之八年代

包咸為大鴻臚十一年代鮐陽鴻為大司農鮐姓也

音胡是時顯宗方勤萬機公卿數朝會每輒延謀

政事判折獄訟融經明才高善論議朝廷皆服

其能帝數差歎以為才堪宰相明年代伏恭為司

空恭字叔齊伏甚同產兄弟也見東觀記舉動方重其肩得大臣節肅宗即

位以融先朝名臣代趙憲為太尉憲為太尉錄尚

書事建初四年農重駕親臨其喪時融長子麟歸

鄉里帝以其餘子幼弱勅太尉掾史教其威儀進

止贈顯恩寵篤密焉又賜冢塋地於顯節陵下除

麟為郎

韋彪字季達扶風平陵人也高相賢宣帝時為丞

相相賞哀帝時為大司馬彪孝行純至父母卒哀

毀三年不出廬寢服竟羸瘠骨立是也

年乃起好學洽聞雅稱儒宗建武末舉孝廉除

郎中以病免復歸教授安負樂道後三朝
諸儒莫不慕仰之顯宗聞其名永平六年召拜謁
者賜以車馬衣服三遷魏郡太守肅宗即位以病
免徵為左中郎將長樂衛尉數陳政術每歸寬厚
比上疏乞骸骨拜為奉車都尉秩中二千石賞賜
恩寵過於親戚建初七年車駕西巡待以魁行太
常從數名入問以三輔舊事禮儀風俗魁因建言
今西巡舊都宜追錄高祖中宗功臣中縣東顯先
勲紀其子孫帝納之行至長安乃制詔京兆尹右
扶風東蕭何霍光後時光無苗裔封何末孫熊

約郡侯建初二年已封曹參後曹湛為平陽侯故
不復及焉乃厚賜魁錢珍羞食物使歸平陵上冢
還拜大鴻臚是時陳事者多言部國首舉率非功
次故守職益懈而吏事寔疏咎在州郡有詔下公
卿朝臣議魁上議曰伏惟明詔憂勞百姓垂恩選
舉務得其人夫國以簡賢為務賢以孝行為首孔
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是以求忠臣必於孝
子之門文也夫人才行少能相兼是以孟公綽
於趙魏老不可以為滕薛大夫論語孔子之言也公綽魯大夫趙魏皆晉
之邑也家臣稱孝公綽性寡欲趙魏老優
無事滕薛小國大夫職煥故不可為也

忠孝之人持心

近厚鍛鍊之吏持心近薄倉頡曰鍛也也言深文也之入也之罪

細工者南鑄鐵鍊使成軌也前漢路溫舒上疏曰鍊而周內之二心之所以直道而行者

在其所以審口之故也論語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愛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三代之所以直道而

行之名引之者言古之用黃者選練然後用之士宜以才行為先不可純以闕

聞曰積功曰陽然其要歸在於選二千石二千石

賢則貢舉皆得其人矣帝深納之彪以世承二帝

之化之後多以苛刻為能明帝也又置官選職

不心以才因盛夏多寒上疏諫曰臣聞政化之本

陰陽大見立夏以來當暑而寒殆以刑罰刻

不奉時令之所致也農人急於務而守

吏人等其時賦發充常調而貪吏割其財此其巨患

也夫欲急人所利當先除其所患天下樞要在於

尚書百官志尚書正和公卿二丁石尚書之選豈可不

重而問者多從郎官超升此位雖曉習文法長於

應對然察察小慧類無大能宜簡嘗歷止州宰素有

名者雖進退舒遲時有不逮然端心向公奉職周

密宜鑒求而夫捷急之對當夫官名也文帝出上林登虎圈

夫從後代對響應無窮文帝拜番夫為上林令張釋之曰夫絳侯

東陽侯言事會不能出口豈如此番夫喋喋利口捷急哉文帝曰

善處不拜番深思絳侯木訥之功也木實也訥達說也前

只曰安劉往時楚獄大起故置令吏以助郎職而類

多小人好為蒞利令者務簡可皆停省又諫議之
 職應用公直之士通才審正有補益於朝者今或
 從徵試輩為大夫雖類又御史外遷動據州部並
 宜清選其任責以言績其二千石視事雖久而為
 吏民所便安者宜增秩重賞勿妄遷徙惟留聖心
 書奏帝納之元和二年春東巡狩以彪行司徒事
 從行還以病乞身帝遣小黃門大醫問病賜以食
 物彪遂稱困篤章和二年夏使謁者策詔曰彪以
 持相之裔勤身飭行出自州里在位屢載中被篤
 之上求退君年在書艾禮記曰士十日禮記曰士十日不可復以加

增其職事煩碎重有損焉其上大鴻臚印綬其遣

于太子舍人詣中臧府受賜錢二十萬續漢志曰臧府令一人

秩六百石掌中幣帛金錢貨物也永元元年卒詔尚書故大鴻臚章

彪在位無愆方欲錄用奄忽而卒其賜錢二十萬

布百匹穀三千斛彪清儉好施祿賜分與宗族家

無餘財著書十二篇號曰韋卿子族子義義字季

節高祖父玄成元帝時為丞相初彪獨從扶風故

義猶為京兆杜陵人焉兄順字叔文子與令有高

名平輿縣名屬汝南縣汝城在今豫州女陽縣東北次兄豹字季數辭公府

輒以事去司徒劉愷復辟之謂曰卿以賢好去就

爵位不躋升今歲重書當選御史意在相薦

子其宿留乎宿留待也宿音力救反豹曰太馬之衰旅力已

劣旅衆也尚音曰備仰慕崇恩故未能自割且眩瞶

滯疾不堪久待眩瞶疾也瞶音亂也謂視不明選薦之私

非所敢當遂跣而起惶追之徑去不顧安帝西巡

徵拜議郎義少與二兄齊名初仕州郡太傅桓焉

辟舉理劇為廣都長廣都縣屬蜀郡故城甘陵陳

二縣令其陵故城在今具州清河政甚有績官曹無事罕

獄空虛數上書順帝陳宜依古興考功黜陟徵集

名儒大定其制又譏切左右與刺實氏言既無

為而人抑不遷以兄順喪去官比辟公府不就廣

都為生立廟及卒三縣吏民為義舉哀若喪考妣

於子著字休明少以經行知名不應州郡之命大

將軍梁冀辟不就延熹二年桓帝公車備禮徵至

霸陵稱病歸乃入雲陽山采藥不反有司舉奏加

罪帝特原之復詔京兆尹重以禮敦勸者遂不就

徵徵音備靈帝即位中常侍曹節以陳番實武既誅

海內多怨欲借寵時賢以為名假借時賢龍象以自

帝就家拜著東海相東海王懿也即詔書逼切不得

已解巾之郡中幅巾也既服政任威刑為受罰者所奏坐

論輸左校左校署名也又後妻僞恣亂政以之失名竟歸為姦人所害隱者恥之

蔡真曰湛霸朝奮甫維寧兩邦尚書曰有能奮庸無帝之載孔安國在曰奮起也庸

功也兩邦謂湛為平太原太守奮為湛平太君淮人孺慕徐寇要降除寇謂徐

司徒弘實體遠仁不忘本謂不忘糟意政多迹屍

明理損牟公簡帝身終上表

後漢書列傳卷第十六

明理損牟公簡帝身終上表

